

曝書亭全集

冊八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四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序一

周易義海撮要序

自漢以來說經者惟易義最多隋經籍志六十九部唐志增至八十八部宋志則二百一十三部今之存者十之一二而已唐資州李氏合三十五家易說題曰集解南北朝以前遺文墜簡藉以得見指歸宋熙寧間蜀人房審權集鄭康成以下至王介甫易說百家擇取專明人事者編成百卷曰周易義海至紹興中江都李衡彥平刪其冗複益以正叔子瞻子發三家目爲義海撮要凡十卷而附以雜論補房氏之闕略焉其擇之也必精義海失傳而是編傳後之學者所樂得而講習也彥平宣和末入辟雍乾道中官祕書修撰尋除侍御史改起居郎以言事去國退居崑山聚書講學世目爲樂菴先生者也

周易輯聞序

周易輯聞六卷宋趙汝棣撰取雜卦反對之義上下二篇各一十有八卦每六卦析爲一卷附文言於乾坤釋彖之後而繫辭說卦諸傳皆闕焉余旣抄而藏諸笥序之曰易之爲教本窮理盡性之言自周官掌之太卜筮人而秦以其卜筮之書未燔迄於漢孟喜京房焦贛之徒多藉以考驗災異而已鄭康成主象數王輔嗣主名理言數者或失之巫言理者或失之鑿往往得其偏曲而未窮其奧蹟焉考之隋經籍志說易凡六十九部唐四庫書目益之凡八十八部至宋增至二百一十三部而是書未與焉可謂詳矣迨後家守程朱之書未暇廣究諸家之說久之本義單行并程氏傳亦輟不復觀況凡有小異朱子之說爲制舉所不取則見者非僅不觀將唾而遠之惟恐子弟之入於目此自隋迄宋諸家之撰述日至於放失無存也是書晰理而兼詳夫象數援据精洽足以益學者之神智萬曆中周藩宗正

灌甫曾雕刻行之顧流傳者寡惜世無有重刻之者汝楫爲資政殿大學士天水郡公善湘之子商恭靖王元份七世孫善湘以儒生破李全身歷戎馬乃能注意經學六易藁而授之子汝楫不以世祿自矜遠游閒服玩之習惟遺編是輯又歸其善於親益以徵宋時經術之盛化俗之厚而灌甫亟刻其書雖流傳已少是書實藉以無失皆宗室之賢宜附著之以告後之君子讀是書者

易璇璣序

宋之南渡君臣多講易義高宗召荆門朱震論易殿中稱旨除祠部員外郎遷祕書少監賜以告詞敷及否泰之義右相張浚入朝亦書否泰二卦賜焉于時浚及宰相李綱李光沈詒皆著易傳而林儵李授之劉翔郭伸王義朝都潔彭與王大寶吳適宋大明均以易義經進或令祕書看詳或令有司給札或與堂除或補上州文學獨環溪吳氏上易璇璣三卷其言易自彖求之卦次求之象次求之爻作論

二十七篇文辭簡奧間以韻語行之類古繇占卓爾成一家言以書
犯廟諱賞獨不及嗟夫朝之一命再命奚足爲儒者重輕而得之不
得有命焉此嚴夫子董相所以有哀時命文士不遇賦也吳氏諱沆
字德遠崇仁布衣其沒也鄉人祀諸郡縣學

周易集說序

周易集說一十三卷各冠以序吳人俞琰玉吾叟所著也叟于寶祐
間以詞賦稱宋亡隱居不仕自號石澗道人又稱林屋洞天真逸其
書草創于至元甲申斷手于至大辛亥用力勤矣世之言圖書者謂
馬毛之旋龜文之坼獨叟之持論以尙書顧命文弘璧琬琰在西序
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河圖與天球並列則河圖亦玉也玉之
有文者爾崑崙產玉河源出崑崙故河亦有玉洛水至今有白石洛
書蓋石而白有文者此易家之異聞也

合訂大易集義粹言序

孔子學易韋編漆書至于滅絕者三乃不以是教其子而與門弟子
雅言惟詩書執禮然三經無統論之文獨易有十翼則聖人之注意
存焉矣自歐陽永叔謂十翼之說不知起于何人于是學者不能無
疑今世所傳程正叔易傳張子厚易說均舍大傳不講而正叔之言
曰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又曰繫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晁子止
則云子厚易解甚略繫辭差詳是張程二子咸篤信大傳者也吾友
納蘭侍衛容若以韶年登甲科未與館選有感消息盈虛之理讀易
淶水亭中聚易義百家插架于溫陵曾氏禮粹言隆山陳氏友文集
傳精義一十八家之說有取焉合而訂之成八十卷擇焉精語焉詳
庶幾哉有大醇而無小疵也乎刑部尙書崑山徐公嘉其志許鏤板
布諸通邑大都用示學者乍發雕而容若溘焉逝矣昔王輔嗣注易
每取舊解所悟者多深斥陰陽災異小數曲學專明人事論者謂其
獨冠古今出荀劉馬鄭之上顧官止尙書郎年僅二十四而天說經

者恆惜之容若清才逸辨兼工風騷樂府書法卽其會粹二書不專
言理變占象數並收補大傳訓注之闕雖老儒亦遜焉豈意短命而
終讀其書不禁蘭摧而蕙歎也

徐氏四易序

聖人則圖書以作易作易之後不必因圖而易始見也新安朱子著
易本義取河洛先後天諸圖冠諸卷首今之學者僉謂舍圖書無以
言易矣考先儒之論多以九爲圖十爲書獨西山蔡氏從而反易之
以爲河圖之數十而洛書九也蔡氏之說稱本邵氏然邵氏之言曰
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以數之體驗之則奇爲圓而偶爲方
矣同州王氏臨邛張氏漢上朱氏咸以九爲圖十爲書此邵氏之學
也伊川程子曰九是純陽六是純陰但取河圖見之過六則一陽生
至八便不是純陰是亦以九爲圖矣此程氏之學也橫渠張子曰陽
極於九陰終於十又曰十者九之偶也史繩祖闡其義蓋卽言九圖

十書之理此張氏之學也朱子報郭沖晦書曰河圖四正四隅之位洛書四實四虛之數所以畫卦也河圖九疇之象洛書五行之數所以作範也是年朱子五十有一矣猶主九爲河圖後與蔡氏再三往復始從其說迨作啓蒙又詳述其初說而曰安知書之不可爲圖圖之不可爲書是雖信之而未篤矣處士徐善敬可氏著四易一曰天易二曰羲易三曰商易四曰周易凡三十卷其於圖書博采諸家之論而一本乎邵氏程子張子及朱子之初說謂反之則四象五行之位皆若柄鑿之不可合從其舊則不惟位與數各當因以推夫三易改演之原洪範大衍律曆運氣太一奇門之所自出靡不犁然有據焉乃或疑其與朱子晚年之說不協夫圖之可爲書書之可爲圖朱子旣言之矣徐氏特因朱子之說而發揮之爾亦何悖於朱子哉於是同里朱彝尊爲之序

東萊呂氏書說序

東萊呂先生伯恭受學於三山林少穎少穎又東萊呂居仁之弟子也少穎所著尚書集解朱子謂洛誥以後非其所解其孫石鼓書院山長昉稱坊本自麻沙初刻繼而婺女及蜀中皆有之訛以傳訛訪之故家先得宇文氏拾遺一卷後得建安余氏所鏤新板又得葉學錄所藏寫本再三參校自謂成完書矣而伯恭書說先之秦誓費誓自流以沂其源上至洛誥而止殆以補林說之所未及爾門人宗學教授從政郎時瀾不知師之微意乃取而增修之非伯恭之本懷矣趙希弁讀書附志稱是書六卷康熙壬戌予抄自無錫秦氏凡十卷與馬氏經籍考同宋史志藝文云三十五卷蓋并門人增修之書合著於錄也序以藏之笥

雪山王氏

質

詩總聞序

雪山王氏詩總聞二十卷每章說其大義復有聞音聞訓聞章聞句聞字聞物聞用聞跡聞事聞人凡十門每篇爲總聞又有聞風聞雅

聞頌冠于四始之首自漢以來說詩者率依小序莫之敢違廢序言詩實自王氏始既而朱子集傳出盡刪詩序蓋本孟子以意逆志之旨而暢所欲言後之儒者咸宗之獨王氏之書晦而未顯其自詡謂研精覃思幾三十年而吳興陳日強稱其自成一家能寤寐詩人之意于千載上要之雖近穿鑿而可以解人頤者亦多也王氏名質字景文汝陽人紹興庚辰進士召試館職不就歷樞密院編修官出通判荆南府不行奉祠山居有集四十卷

聶氏三禮圖序

六經有圖三禮尤不可少鄭康成阮譔梁正夏侯伏朗之書吾不得而見之矣博采諸圖成書者洛陽聶崇義也當周顯德中崇義以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與國子祭酒汝陰尹拙同寮其論祭玉援引周禮正文拙無以難迨宋建隆初考正三禮圖表上于朝時拙已遷太子詹事被詔集儒學之士重加參議拙多所駁正崇義復引經釋之

書成拜紫綬犀帶白金繒帛之賜頒其書于學官繪圖宣聖殿後北
軒之壁至道初舊壁崩剝命易以版改作論堂之上咸平中車駕幸
學親覽觀焉斯亦儒者稽古之榮矣乃有賈安宅等言其未見古器
出于臆度而陳用之撰太常禮書陸農師撰禮象皆以正聶氏之失
而補其闕遺有詔毀論堂畫壁然竇學士儼序稱其采三禮舊圖凡
得六本鑽研尋繹推較詳求原始要終體本正末能事盡焉則非出
于臆度者也永嘉陳伯廣跋卷尾云觀其圖度未必盡如古昔苟得
而考之不猶愈于求諸野乎斯言得之

丘氏周禮定本序

考工記可補夜官之闕乎曰周官二百六十多以士爲之若記之所
云直百工焉爾矣夫玉府有工有賈而巾車弁師追師屨人之屬府
史胥徒而外咸有工以執事亦猶大府典絲典婦功庖人羊人馬質
之各有其賈也賈不與士齒工顧可充司空之官乎典絲則頒絲矣

掌皮則頒皮革矣橐人則掌六弓八矢四弩矣是則凍絲者工也而頒絲外內者考工者也函鮑鞞韠裘者工也以式法頒皮革者考工者也刮摩攻木以爲弓矢者工也而受財於職金以齎其工書其等乘其事試其工弩者考工者也以是推之則記之所載三十工鄭氏以爲司空之官非矣新昌黃氏度作周禮說置考工記不解至臨川俞氏廷椿復古編謂司空之屬分寄於五官同安丘氏暢其旨取五官所屬歸於冬官六屬適各得六十著爲周禮定本昔人皆言冬官闕一篇蓋讀此而宛如全書焉繇漢迄唐說經者義雖紛綸往往存其疑而不改逮宋元諸君子生千載之後一日釐正其文若朱子之孝經大學蔡氏之武成金氏之洪範蔡氏之雜卦傳吳氏之禮記以及俞氏丘氏之周禮皆自信而不惑後學者莫敢議其非雖然無數君子之學識苟好奇穿鑿則或失之僭或失之誣殆亦難乎免矣丘氏名葵字吉甫隱居海嶼自號釣磯翁蓋宋人而不仕於元者書成

時年八十餘可謂老而篤學者也

讀禮通考序

禮有五喪祭重矣曲臺之記石渠之論議於喪禮尤詳焉晉人崇尚莊老宜其自放禮法之外而於喪禮變除假寧之同異獨斷斷辨難若杜預衛瓘袁準孔倫陳銓劉逵賀循環濟蔡謨劉德明葛洪孔衍之徒均有撰述宋齊以降言凶禮者不乏自唐徙五禮之名置凶禮第五於時許敬宗李義甫上顯慶新禮以爲凶禮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自是天子凶禮遂闕宜柳宗元以不學訕之也迨宋講學日繁而言禮者寡於凶事少專書朱子家禮盛行於民間而世之儒者於國恤不復措意其僅存可稽者杜氏通典馬氏通考已焉嗚呼慎終追遠之義輟而不講斯民德之日歸於薄矣刑部尙書崐山徐公居母憂讀喪禮撰通考一書再暮而成尋於休沐之暇瀏覽載籍又增益之凡一百二十卷撫采之博而擇之精考據之詳而執之要

此天壤間必不可少之書也當

孝莊太皇太后崩公時由禮部侍郎遷都察院左都御史仍直史館自初喪及啓殯禮無纖鉅

天子惟公是咨公斟酌古今之宜附中使入奏悉中條理蓋公於是書默識於心宜其折衷靡不當上結

主知誠稽古之效矣公歸田後開雕是書彝尊因勸公并修吉軍寶嘉四禮庶成完書公喜劇卽編定體例分授諸子方事排纂而公逝又二年先以刊完喪禮行世彝尊夙承公命作序至是乃書其大略若全書綱要公發凡舉例已詳言之後之覽者可以見公用力之勤也已

陸氏春秋三書序

唐丹陽主簿趙州啖助考春秋三傳短長撰集傳復攝綱條爲統例助卒其子異哀錄遺稿於是門人洋州刺史河東趙匡損益之而給

事中陸淳師事匡纂會其文爲春秋集傳纂例十卷又撰集注春秋二十卷微旨三卷辨疑七卷集注自元已亡而纂例及辨疑微旨三書延祐中從集賢學士曲出之請鈔板江西行省魏晉以前說春秋者創通大義而已有所未通則沒而不說又或自亂其義自杜元凱以例釋左氏其說有正例變例非例之分別爲五體以尋經傳之微旨言春秋者宗之然猶略而未該至三子書出例乃大備庶乎絲麻冠履之不紊其有功於春秋甚大淳爲韋執誼所援得侍講東宮柳子厚因執弟子禮歸安朱臨序是書謂子厚文章宗匠以韓退之之賢猶不肯高以爲師獨肯執弟子禮於陸氏以此推陸氏之學要之子厚之師陸氏特出於黨人一時附和正未足以是爲輕重也然唐人所尚者詩賦往往未暇究明經義陸氏獨能傳習其師說通聖人之書於後世其賢有過人者當其時蔡廣成以易施士句以詩仲子陵袁彝韋彤韋茵以禮強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以顯於時今其書

俱不傳惟三子書僅存錢唐龔主事衡圍刻而傳之功不在曲出下矣

春秋權衡序

孔子之作春秋撥亂世反諸正其好惡一出於平而已非若後世史臣有所激於中借史以洩其忿也顧說春秋者往往未得聖人之意煩其例苛致其文予者十一誅譏者十九夫有所攘也蓋有尊也有所貶也蓋有褒也今欲尊周而動著王室之非禮欲誅亂臣賊子而先責賢者備亡不越竟卽責以弑君不嘗藥則罪以弑父是聖人惡惡之辭長而善善之辭反短比之申不害衛鞅韓非而有甚焉者矣我故於說春秋者義無多取見有刻深之文戾乎孔子之旨未嘗不疾首張目焉及得宋劉仲原父春秋權衡讀之凡三傳有害於義者旁引曲證必權其輕重而別其非是以待讀者之自悟可謂善學春秋者也原三家之傳雖或未得其平由於尊聖人之過求聖人之心

不得遂紛綸同異者有之要其所主皆二百四十年之事若胡安國之傳出言無不純理無不正然其文則孔子之文其事則類指南渡君臣得失斯蓋因述以寓作者矣近乃舍三傳而列之學官久之取士者并舍經而專主乎傳是何異學易者之僅知操錢而卜也嗚呼三傳胡氏孰羸孰縮經與傳之孰輕孰重安得起仲原父立而相其平準也與

春秋意林序

往予與高念祖同舟至天津念祖書篋中攜劉仲原父春秋權衡意林凡一十九卷宋刻甚工時歲在甲辰七月暑未退揮汗讀之舟中未暇抄錄也既而念祖留京師二書爲有力者所得予在大同聞之頗以爲憾越五年潁州劉考功公猷相遇濟南揖罷亟語予以獲權衡爲喜問以意林則無之又五年求之清苑陳參議祺公遂以權衡抄本貽予復從宛平孫侍郎耳伯所抄得意林然後二書悉爲吾有

原父在當日聲譽與廬陵歐陽子相上下暨弟貢父並以經術聞其說春秋尤長二書之外有春秋傳一十五卷子獲之書賈舟中又有說例二卷文權二卷惜乎不能盡得也予感是書自舟中讀後幾不復遇求之十年乃始得焉而予之爲客不自知其已老矣南還之日念祖無恙尙期共讀之兼以二書聞之考功亦足以豪已乎甲寅十一月書

涪陵崔氏春秋本例序

涪陵崔子方彥直自稱西疇居士嘗與蘇黃諸君子游知滁州日會子開曾爲作記刻石醉翁亭側其說春秋有經解十二卷本例二十卷建炎中江端友請下湖州取所著春秋傳儲祕書省于是其孫若上之于朝今其解不可得見惟本例獨存序之曰以例說春秋自漢儒始曰牒例鄭衆劉寔也曰證例何休也曰釋例顏容杜預也曰條例荀爽劉陶崔靈恩也曰經例方範也曰傳例范甯也曰詭例吳略

也曰略例劉獻之也曰通例韓滉陸希聲胡安國畢良史也曰統例
啖助丁副朱臨也曰纂例陸淳李應龍戚崇僧也曰總例韋表微成
元孫明復周希孟葉夢得吳澂也曰凡例李瑾曾元生也曰說例劉
敞也曰忘例馮正符也曰演例劉熙也曰義例趙瞻陳知柔也曰刊
例張思伯也曰明例王哲王日休敬鉉也曰新例陳德寧也曰門例
王鉉王炫也曰地例余嘉也曰會例胡箕也曰斷例范氏也曰異同
例李氏也曰顯微例程迥也曰類例石公孺周敬孫也曰序例家鉉
翁也曰括例林堯叟也曰義例吳迂也而梁之簡文帝齊晉安王子
懋皆有例苑孫立節有例論張大亨有例宗劉淵有例義刁氏有例
序繩之以例而義益紛綸矣彥直之論謂聖人之書編年以爲體舉
時以爲名著日月以爲例春秋固有例也而日月之例蓋其本乃列
一十六門而皆以月日時例之亦一家之言云爾

春秋地名考序

九丘之書逸矣伯禹伯益之所名夷堅之所志周公之所錄其著在
六經者莫若禹貢詩春秋言禹貢者則有若摯虞之畿服經孟先之
圖程大昌之論易祓之廣紀言詩者則有若范處義王應麟之地理
考言春秋者則有若京相璠之土地名楊湜鄭樵之譜張洽之表外
如巖彭祖之圖專紀盟會則圍伐滅取土地之見遺者多矣羅泌專
紀國名則郡縣之失載者又多矣然則說春秋者必兼包乎郡國土
地之目而後可無憾焉試迹其地名有見於經者有見於傳者有並
見於經傳者顧其文蔑以爲昧紀以爲杞滑以爲郎榿以爲打偃以
爲纓崇以爲柳鐵以爲粟以陸渾爲賁渾以厥慙爲屈銀以臯鼬爲
浩油以稜祥爲侵羊若是者不可悉數也邾也謂之邾婁貫也謂之
貫澤訾婁也謂之叢安甫也謂之鞍沙也謂之沙澤一郟也或以爲
成或以謂盛一酈也或以爲犁或以謂麗一孟也或以爲霍或以爲
雩一號也或以爲郭或以爲渚一艾也或以爲鄆或以爲蒿狸脈謂

之狸軫或又曰蜃也蚡泉謂之瀆泉或又曰賁也鄴丘謂之犀丘或
又曰蓄丘又曰師丘也其在當時傳者已滋異同繁省之不一而況
乎百世之下壤地之離合各號之廢置升降乃欲通習而考證之刊
落叢謬不其難哉地名考一十四卷吾鄉徐處士善所輯予受而讀
之愛其考迹疆理多所釐正簡矣而能周博矣而有要無異聚米畫
地振衣而挈其領也原春秋之作孔子既取百二十國寶書筆削之
而又述職方以輔春秋之不及則學乎春秋非惟義疏序例大夫之
辭公子之譜皆宜究圖而土地之名補方志之疏舛尤其要焉者若
經之有緯書之有正必有攝也予老矣恆媿經義無所發明序其書
竊比北宮司馬諸子獲附見於春秋之傳焉

五經翼序

古之仕焉而已者歸教其鄉里尊之曰先生親之曰父師王者養之
則曰國老乞言合語載諸惇史授數而論說之若傳記所稱老彭老

聃皆殷周之國老而遲任周任之言殆卽惇史之文也漢之時伏勝
張蒼轅固博士江翁胡毋生杜子春之徒多以耆耄教授弟子蓋聖
人之道莫備乎經學者必老成人是師席學有統而道有歸然守一
家之說足以自信不足以析疑惟衆說畢陳紛綸之極而至一者始
見故反約之功貴夫博學而詳說之也吏部侍郎宛平孫先生年八
十矣好學不倦集漢以來諸儒五經序義分爲二十卷各曰五經翼
給事中餘杭嚴公鏤板行之先生凡五致書命予爲序予惟經學之
不明非一日矣自漢迄唐各以意說散而無紀其弊至於背畔貴有
以約之此宋儒傳注所爲作也今則士守繩尺無事博稽至問以箋
疏茫然自失則貴有以廣之先生是書所爲述也當萬曆中周藩宗
正灌甫藏書八萬餘卷至黃河水決遺籍盡亡初先生知祥符縣事
時從其孫永之借鈔諸經義後又益以祕閣流傳諸書故多世所未
見者予不學未能發明五經之蘊因述先生之老而好學無媿於古

之致仕者以爲當世法俾讀其書若見惇史且及其采輯所從來蓋歷數十年而始成洵匪易矣嚴公亦與予善其勤學下士相等事三老者必有五更告於先生者必及君子然則舍嚴公其誰也

授經圖序

六經大義至宋儒昌明之而始無遺憾學者守爲章程宜也不知絕續之際漢儒爲難當日秦書旣焚往聖遺言澌滅殆盡幸而去古未遠間得之屋壁所藏女子所獻老生所口述然而僅矣迄學者代興遐搜博考或一人集衆是或數人成一經要其授受各有師承非若後人以意見爲予奪也劉歆遺書博士謂孝宣時廣立經文義雖相反不嫌並設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旨哉斯言夾漈鄭氏乃云秦焚書而書存諸儒窮經而經絕於是有指斥漢儒跡其同異紛紜爲詆訶所自起豈知前型未墜盡信非也概疑之亦非也六經之義如江河日月無所不該解之者惟其不肯於經斯已爾而又何同焉

夾漈之言過矣授經諸圖見於章氏考索明西亭宗正復加釐定并采諸儒言行列爲小傳由是師友淵源燦如指掌自漢以後晨星相望專家雖不逮漢儒而亦多有纘承惜其未暇補入然傳注義疏序解辨問諸條犁然各具於圖之左方覽者因目以求其書則得矣是集黃徵君俞邵藏有善本龔主事衡圃刊之白下世之師心黨同薄前賢爲不足法者庶幾知所返也然則漢儒洵有功於六經而爲功於漢儒者二子又將與西亭並傳也夫

重刊玉篇序

小學之重於古久矣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漢制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自凡將元尙滂喜諸篇均失其傳而爰歷博學爲閩里書師所合入之倉頡篇中許慎據以撰說文解字古本部分自一至亥者是已顧氏玉篇本諸許氏稍有升降損益迨唐上元之末處士孫強稍增多其字

既而釋慧力撰象文道士趙利正撰解疑至宋陳彭年吳銳丘雍輩
又重修之於是廣益者衆而玉篇非顧氏之舊矣予寓居吳下借得
宋槧上元本於汲古閣張子籲三請開雕焉梨棗之材尺幅之度臨
撫雠校之勤不舍晨暮并取繫傳類篇汗簡佩觿手鑑諸書推源析
流旁稽曲證逾年而後成書爰屬予序其本末以予思之學奚小大
之殊哉毋亦論其終始焉可也講習文字於始窮理盡性官治民察
要其終未有不識字而能通天地人之故者宋儒持論以灑掃應對
進退爲小學由是說文玉篇皆置不問今之兔園冊子專考稽於梅
氏字彙張氏正字通所立部屬分其所不當分合其所必不可合而
小學放絕焉是豈形聲文字之末與推而至於天地人之故或窒礙
而不能通是學者之所深憂也孫氏玉篇雖非顧氏之舊然去古未
遠猶愈於今之所行大廣益本玉篇復上元之舊而古之小學存焉
矣

重刊廣韻序

聲韻之學盛於六代周顥以天子聖哲分四聲而學者言韻悉本沈約顧其書終莫有傳者今之廣韻源於陸法言切韻而長孫納言爲之箋注者也其後諸家各有增加已非廣韻之舊然分韻二百有六部未之紊焉自平水劉淵淳祐中始并爲一百七韻於是合殷于文合隱于吻合焮于問盡乖唐人之官韻好異者又惑于婆羅門書取華嚴字母三十有六顛倒倫次逮洪武正韻出脣齒之不清濁之莫辨雖以天子之尊行之不遠則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矣曩崑山顧處士炎武校廣韻力欲復古刊之淮陰第仍明內庫鏤板緣古本箋注多寡不齊中涓取而刪之略均其字數頗失作者之旨吳下張上舍顥三有憂之訪諸琴川毛氏得宋時鈔本證以藏書家所傳抄務合乎景德祥符而後已抑何其用力之勤與嗟夫韻學之不講久矣近有嶺外妄男子僞撰沈約之書以眩于世信而不疑者有焉幸而

廣韻僅存則天之未喪斯文也吾故序之俾海內之言韻者必以是書爲準

合刻集韻類篇序

六藝其五曰書書有六體比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聲成文謂之音保氏以書教國子大行人屬瞽史諭書各聽音聲六體形聲獨多左右上下外內審其形而聲從焉國史六書著錄次于經典唐宋小學恆與太學並設分教弟子紹興中猶然淳熙以後更洒埽應對進退之節爲小學徽國文公別撰書一編頒諸學官功名之士習四子書麤通一經足以應舉開口代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言朝士取其辭爲諸生法式古文奇字安所用之昌黎韓子有云凡爲文辭宜略識字江都李氏亦云人讀書須是識字其亦不得已而言之也與今夫聲音文字之學講之正非易易已五方之民風土各異發于聲不能無偏輕土多利重土多濁北人詆南爲鳩舌南人詆

北爲荒傖北人不識盱眙南人不識整屋此限于方隅者也楚騷之音殊于風雅漢魏之音異于屈宋此易于時代者也書文旣同而音之不一者統歸于一斯聲音文字必相輔以行而義始備也

聖天子文軌之盛包海內外野無遺賢終始典學香廚中簿之藏分授詞臣編摹會粹而通政司使巡視兩淮鹽課監察御史曹公奉

命編香全唐詩歷五年所較舊本廣益三百餘篇鋟諸棗木用呈

乙覽復念詩之醇疵一本乎韻韻之垂合原于六書旣鋟玉篇廣韻又求集韻類篇善本讎勘雕印以行學詩者得而誦習之旣免四羊三豕之失而音無奪倫紐分畛域注相引證庶乎取諸左右逢源矣夫

字鑑序

元至治間長洲李世英伯英受其父梅軒處士之旨以六書假借難明于是就典籍中字同音異者正其字畫溯其原委緝類韻一書凡

三十卷其從子文仲復緝字鑑五卷仍依韻編之予抄自古林曹氏
嗟夫字學之不講久矣舉凡說文玉篇佩觿類篇諸書俱束之高閣
習舉子業者專以梅氏之字彙張氏之正字通奉爲兔園冊欽流而
忘其源齊其末而不揣夫本乖謬有難畢舉也已李氏之學遠引說
文證以後代諸家之說其亦所謂元元本本者與遼金元字雜以國
書字體轉益蒞昧其詩詞落韻有出于二百六部之外者茲編所道
者古信可傳也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四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五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序二

萬氏歷代史表序

易編年爲紀傳古史之法微矣其遺意猶存者吾於表有取焉表或年經而國緯或國經而年緯或主地或主時或主世系事微不著者錄而見之劉知幾曰於帝王則敘其子孫於公侯則紀其年月列行縈紆以相屬編字戢耆而相排使讀者閱文便覩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爲快也乃又訕其煩費無用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損豈篤論乎班固而後表多闕焉不作伏无忌黃景之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邊韶崔寔延篤之百官表作矣而不傳袁希之之漢表熊方之後漢表李燾之歷代宰相年表補前人之闕矣而未備成學之人欲覽其要不得未嘗勿憾焉鄞人萬斯同字季桎取歷代正史之未著表者

一一補之凡六十篇益以明史表一十三篇攬萬里於尺寸之內羅百世於方冊之間其用心也勤其考稽也博俾覽者有快於心庶幾成學之助而無煩費無用之失者與昔之論史者每以漢書古今人表爲非然韓祐續之猶見收於唐志矧季荜所編皆歷代正史所必不可闕者用以鏡當世之得失雖附諸史並頒之學官奚不可也

五代史記注序

歐陽子五代史其初約尹師魯分撰旣而不果師魯別撰五代春秋載河南集歐陽子諸帝紀實取其材蓋心折其辭之簡而有法務削繁歸于要然司天職方二考之外舉凡禮樂兵刑職官食貨諸大政略焉勿書卽通鑑所載者史反闕之毋乃太簡也乎簡則必俟後人之注徐無黨寥寥數語於大義何補焉必若劉昭之釋續漢書裴松之之注三國志而後頒諸學官學者不可廢也予年三十卽有志注是書引同里鍾廣漢爲助廣漢力任抄撮羣書凡六載攷證十得四

五俄而卒于都城逆旅檢其中箱遺橐不復有也予從雲中轉客汾
晉歷燕齊所經荒山廢縣殘碑破冢必摩抄其文響拓之攷其與史
同異又薛氏舊史雖佚其文多采入冊府元龜太平御覽諸書兼之
十國分裂識大識小有人自分編香成書可與劉斐鼎足通籍以後
討論明史是編置之笥中歸田視之則大半爲壁魚穴鼠所齧無完
紙矣撫躬自悼五十年心事付之永歎旃蒙作噩之歲過徐學使章
仲花谿別業方有事具注此書盡取傳是樓遺書博稽之補宋槧之
闕文附三臣于死事踰五年而書成夫以予排簞五十年未就者徐
君五年成之周見洽聞無有剩義信乎才力之攸殊相去什佰千万
也今而後五代之文獻庶其可徵矣夫歲在屠維赤奮若月在則余
壬寅朔 南書房舊史秀水朱彝尊序時年八十一

元史類編序

古者左史紀言右史紀事言爲尚書事爲春秋春秋編年史之祖也

自夏陽司馬氏易編年爲紀傳扶風班氏繼之藏書著錄目以正史
或出一人之手或成一家之學陳壽范曄沈約蕭子顯魏收暨歐陽
修新五代史記出於一人之手者也司馬談子遷班彪子固女昭姚
察子思廉李德林子百藥李大師子延壽成於一家之學者也自唐
之太宗詔廷臣一十七人以何法盛臧榮緒等一十八家晉史再加
撰次稱制旨臨之旣成題曰御撰自是國史遂成官書元之修宋遼
金三史也集引弓持矢之人俾司南董之職書之漫無體要理固然
矣明修元史先後三十史官類皆宿儒才彥且以宋濂王禕充總裁
宜其述作高於今古乃并三史之不若無他聲名文物之不典而又
迫之以速成故也嗚呼稱良史者不其難哉元史類編者詹事府少
詹事邵先生所論次也先生之高祖諱經邦中正德辛巳進士以刑
部主事署員外郎建言獲罪暇著弘簡錄一編自唐迄宋以遼金附
載之於元未遑及也先生乃循其例續之去舊史之重複鄙俚博徵

信於載籍以爲元之不足者文也入制誥于帝紀采著作于儒林補以熊禾等十六人傳而於文苑分經學文學藝學三科悉加甄錄至于忠臣義士廣益良多惟十三志不存然分載于紀傳闕者以補晦者以明凡四十有二卷先生是書足以傳之不朽矣要之國史成於官局者未若一家之專先生用高曾之規矩損益三十史官之辭傳以華采益信一家之學非官局所能逮也先生名遠平字呂璜別字戒三仁和人康熙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歷戶部郎出視江西學政升光祿寺少卿以制科改授侍讀進學士充 日講官知 起居注遷今官家居

天子南巡 御書蓬觀字以 賜乃自號蓬觀子秀水朱尊彝序

天發神讖碑文考序

祥符周雪客僑居江寧之汝南灣去巖宮甚邇歲在戊午三月偕予詣尊經閣下觀吳時天發神讖碑石二段文字艱晦不可讀逾三年

予以典鄉試再至江寧雪客語予合二段之石審其斷處聯貫讀之
文義既從字亦可以意辨乃先列其文援據載記作天發神讖碑文
考一卷是碑相傳爲皇象書其文指爲華覈所作蓋本張勃吳錄而
許嵩建康實錄注戚光集慶續志因之以覈嘗爲東觀令而碑後有
蘭臺東觀令字遂以實之也考覈爲東觀令時犯顏數諫號稱直臣
又其免官在天冊元年覈既免官又素伉直必不復藉符瑞取媚然
則碑之所云蘭臺東觀令別是一人未可遽信爲覈之文矣文曰天
璽元年黍黍當作黍其下蓋有月字揚雄太元經曰運諸黍政王莽
候鉦文曰重五十黍斤咸書七爲黍而吳興國山碑有云神女告徵
表祥者世有黍與是碑先後建立則爲七月無疑爾碑自元祐中轉
運副使胡宗師移置漕臺後圍當時宜多拓本顧不見收於歐陽趙
氏之錄石之斷爲三歷八百年而移移又五百年無人能聯貫讀之
者自雪客始其勤學好古洵人之所難能而物之顯晦殆亦各有其

時焉

杜氏編珠補序

隋安陽令中山杜公瞻撰編珠四卷新舊唐書志經籍藝文無之至宋始著於錄其書流傳特罕故晁氏郡齋讀書志趙氏附志陳氏書錄解題均未之載而唐宋元羣書亦鮮有引之者是書予獲之中簿手抄以歸惜闕其半今詹事府詹事錢唐高君按其目補之先是刑部尚書崑山徐公旣序之以行而詹事復屬予爲序予惟類書始南北朝當時文尚駢儷學者爭以洽聞周見相高如朱澹遠有語麗又有語對徐僧權有編略顧其書皆不傳論者遂以修文殿御覽爲古今類書之首今亦亡之惟隋著作郎杜臺卿所撰玉燭寶典十二卷見於連江陳氏世善堂書曰予嘗入閩訪陳後人已不復可得則類家當首公瞻是書宜詹事亟補之以傳而儲藏家得之以爲創獲也獨怪史稱隋禁七緯發使四出凡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爲吏所糾者

至死而杜氏經進之書仍取括地象通卦驗援神契元命苞及尚書中候之文考永興虞氏書抄成於隋祕書省之北堂亦采及諸緯然則史固有不足盡信者與或當日所焚不過王明鏡閉房金雄等記而非概畀之炎火斯乃乾鑿度禮含文嘉之得以至今存也公瞻爲臺卿之兄子父曰開州刺史蕤而膠州刺史弼者其祖也有子之松官起居舍人見隋書又有同心芙蓉詩載續玉臺新詠尚書序謂無表著故具書之

顏魯公石柱記釋序

湖州石柱在宋初字已漫漶歐陽永叔謂筆畫奇偉非顏魯公不能書於是宋次道集魯公文刻於金石者編爲十五卷則石柱記存焉孫莘老守湖州聚境內碑碣築墨妙亭貯之凡三十餘通記其一也所載山川陵墓廟宅旁及屏風竹帳雉尾扇顧唐設六縣而記遺其二或當日有之而次道編集時殘闕未可知爾余友鄭元慶芷畦旣

輯府志成書又別釋石柱記一卷以行考證詳核廣見博聞洵不刊之書也墨妙亭之建蘇子瞻爲作記而蔣燦書之一時詩人寄題踵至今其遺石以府治卑溼用填淤泥夫峴山之碑一沉江底尙冀其深谷爲陵亭中諸碑未淪於水使有賢太守發而復樹之何難與莘老並傳又安見石柱之不可再覩乎

道傳錄序

宋元以來言道學者必宗朱子朱子之學源于二程子先二程子言學者爲周子於是論者尊之謂直接孟子是爲道統之正毋論漢唐諸儒不得在其列也卽七十子親受學于孔子者亦不與焉故凡著書言道統者輒斷自周子始飲流或忘其源知末而不揣其本吾嘗未慊于中也且夫聖人之道著在六經是豈一師之所能囊括者與世之治舉業者以四書爲先務視六經可緩以言詩易非朱子之傳義弗敢道也以言禮非朱子之家禮弗敢行也推是而言尙書言春

秋非朱子所授則朱子所與也道德之一莫逾此時矣然杜其聰明見者無仁智之殊論者少異同之辨習者莫有溫故知新之義不能無敝焉顧科舉行之久矣言不合朱子率鳴鼓百面攻之又或弟子不善守其師說流入于釋老往往舍弟子不問盡歸其惡於師又不原其行己立朝濟世之大業必欲污之以爲快豈持論之平乎華亭張恆北山子中表第也壯歲好游歷蘇門求孫徵君鍾元遺書謁耿詹事逸菴于嵩陽訪李中孚王無異二徵君于關內質疑辨惑久之著道傳錄若干卷始伏羲畫卦以及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微言將絕特書七十子之名暨孟氏弟子下逮漢唐然後繼以濂洛關閩諸儒迄于元明人各錄其遺訓采其醇而去其疵審夫同而斥其異所重者品不徇乎名所存者神不泥其迹足以見吾道之大公而迥異夫要譽於熱官者之所爲矣北山近移家林屋儲書萬卷不汲汲于榮利蓋學焉而有守者至於錄周子而舍太極圖說錄邵氏而不

過信皇極經世書尤見卓識予故序之有罪我者不復辨也

張氏定曆玉衡序

定曆玉衡者何新滕張簡菴氏曆書也曆無定也星有凌犯掩合勾已月有朏側匿日有盈縮歲有差然數主于革而理存乎故求其故則百世可知千歲之日至可致理與數皆有定也其云玉衡何玉衡者正天之器也周官正歲年序事掌之太史馮相氏觀妖祥辨吉凶則保章氏眡禋司之故歷代之史律曆天文五行各有其志自漢哀平之後緯候雜出於是曆術妖占混而爲一稽曆序者自詡前知受命之符爲世主所忌七緯旣焚遂致私習天文有禁逮宋太平興國中詔天下知星者詣京師至者百餘人或誅或配海島由是言星占者絕朝之大夫士并諱曆法不學矣古之人龍見而雩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戒寒日北陸而藏冰莫不有候繁星之麗天武夫憚人以及東芻抱衾之女子皆能晰其形象今也居軫蓋之中三垣列宿躔次

之不分天位淹速之莫辨未通乎天地人而自名曰儒其亦小人儒也己簡菴氏取之博綜曆法五十有六家正古今曆術之謬四十有四成書一十八卷既擇焉而精語焉而詳矣始稽之吳江王寅旭氏繼又往證之宣城梅定九氏凡西洋之言溺于數之中出于理之外傲人以所不知者弗受其惑焉班孟堅曰曆譜者聖人知命之術蓋昧者視爲器數之學明者知爲性命之原自昔習天文有禁而言曆者無禁也是書傳足以伸儒者之氣折泰西之口而王氏梅氏爲不孤矣簡菴名雍敬王氏名錫闡梅氏名文鼎皆有曆書

葬經廣義序

堪輿風水之說儒者多辨其非解之者曰霜降而鍾鳴山崩而鍾應木華於春粟芽於室氣機之感有然世之君子存其言而莫之廢也蓋孝子之葬其親非直欲人之不得見而已必爲之測量水脈候土驗氣以厚死者而安其魂魄焉故曰三月而葬必誠必信勿之有悔

焉爾矣古之葬者冢人營之墓大夫掌之相與辨其兆域而爲之圖
將葬筮人執纘以告曰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艱既井椁矣卜人共
楚焯焦龜以告曰考降無有近悔夫其致慎如是迨其後周禮既廢
冢人墓大夫不司其職則不得不取信于葬師之言其人既不學專
以榮利動人變亂他人之是非以營己之利學士大夫未暇深究其
義鮮不惑焉至土濂水漬從而遷之其悔焉者久矣嗚呼爲人子者
苟能審夫測量候驗之說比化者魂魄得安雖未必興福于子孫庶
葬焉而可以勿悔也記曰古之人何爲而死其親乎夫魂魄既安矣
邇者數十年遠者百年雖至累世之後其澤已斬其骨已枯而子孫
之富貴利達者必推之祖宗兆域之蔭此誠孝子慈孫不忍死其親
之義也則其言庸可廢乎葬經者相傳爲郭景純所作傳世既久葬
師欲祕其術慮人之共曉也遂以僞竄真故爲熒惑其文俾讀者難
定其指歸同里吳子周瑾有憂之由是集諸家之說旁證曲据爲廣

義三卷其說祇以避禍不計求福庶無戾乎儒者之言既成將謀鏤刻行之予因樂爲之序夫以葬師之所欲祕者布諸通邑大都凡爲人子可一覽而得其測量候驗之法兆基考降始以無惑終以勿悔信夫言之不可廢世之居喪未葬者雖與喪禮並讀焉奚不可也

地理徑序

古之葬者兆基并椁稽其疑于筮人卜人已爾其後堪輿之說興惟葬師是信於是五音九星八山六秀三寶之說青黃紫黑之囊銅玉之函一寸之金一粒之粟紛綸同異轉相師授又欲祕其術每移易其文以眩人之神智其說愈多其旨愈晦然則何以正之亦正之以儒者之言可矣晉之郭璞唐之呂才宋之蔡發明之劉基其言則儒者之言也吾惟儒者之言是信斯可以勿眩矣乎錢唐林遇岐宗試有司不利乃旁究堪輿家言心有所得本郭氏蔡氏之說而發明之著論若干篇目曰地理徑徑也者引人于步道直而可以共由者也

世儒曲謹之論恆以葬書爲不足憑予曩者心亦疑之迨客游燕齊雲朔之閒遇地震者三其來也有氣其去也有聲山冢之或崩或否河流之或涸或涌有一震而止者有累月不止者然後悟地之有脈而撼龍撥沙放水之說爲不可廢也岐宗之書顯而勿晦正而無詭庶幾無戾儒者之言此予之所深取爾

感應篇集注序

浮屠老氏之學雖戾于儒者之言至其自修之勤則一也釋氏有因果之說道家亦有感應之篇然福善禍淫之原易書詩著之詳矣夫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本閔子馬之詞吉凶之報如影隨形同孔安國尙書傳若其自省之嚴涕唾不敢北向夜起不敢裸露以爲明神居焉懼或殛之庶幾合乎君子慎獨之旨矣夫鬼神之爲德莫備乎聖人之言自二氏之說興而言鬼者歸之釋氏言神者歸之老氏小人之爲不善其畏人之心恆不勝其畏神鬼之心故以易書詩喻之

彼謂迂闊而莫之信易以二氏之說無不悚然共聽非真窮其義而樂其言無他信生于所畏也因其畏與信而導之則爲力也易君子之於佛老惡其無用于世苟有以善天下之權無戾乎儒者之旨則未嘗無取焉求其同歸于善而已宛平劉先生宣人俾工刻感應篇集注以行先生儒者也其道德文章悉本聖人之訓獨勤勤斯編示人夫亦謂老氏之徒其自修之功猶嚴且慎若是爲君子儒者宜何如焉是則先生用意之微予遂不揆禱昧而序之也

葛氏印譜序

印信不始於秦也周官掌節掌守邦節貨賄用璽節凡通貨賄司市以璽節出入之鄭司農曰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賈公彥謂漢法斗檢封其形方上有封檢其內有書蓋其初僅用以通商旅然魯公璽書見左氏春秋傳沿至戰國吏二百石上皆佩之衛宏稱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唯其所好則匪直官印不始於秦也迄於漢夫人

得有私印大約刻玉者十一冶金者十有九後人易之以石雜以象犀碑礫琥珀水晶之屬好奇者或以鐘鼎古文施之秦漢之法漸廢官印之體屢糾其文不必盡合乎古其用也止以調遣文書杜茲萌而已不可施于翰墨迨時易代遷卽王公將帥所縮之章得其文者或未注視至布衣稽古之士圖書鑒賞一有私記輒摩挲鈎畫以之定往哲之僞真世固有朝廷馭爵之權反有時不及布衣稽古之士足信諸百世而下者私印其一矣然不得其人往往昧六書之義混大小二篆爲一易爲識者所訛笑其或徒攻乎石藝雖至不能傳之永久則稽古者又無取焉嗚呼私印之重得其人之難若是此予見葛氏之譜凡攻乎堅者益工深合夫秦漢之法獨有會於心而序之也葛氏名起字振千一字南廬松江華亭人

丁氏印譜序

琯戈鉤帶鼎彝壺尊敦卣鬲甗之銘經鐘審磬鉦鐸鈔角之款識巧

者或僞爲以眩世至古印之傳於今則作僞者意慮所不及爲之亦終不似蓋其繁簡相參布置不紊神存模畫之外斯好古之士尙焉宋則晁克一王球顏叔夏姜夔王厚之元則吾丘衍趙孟頫各著有譜錄惜乎志經籍者略而勿道也刑部江西司主事丁君介祉工繆篆集古小大官私印益以時人所刻其材則玉五色金三品象之牙犀兕之角碑礪瑪瑙水精琥珀青田稷下里之石饒建之瓷其紐則有索有橐有瓦有亭有龜有螭有虺有兔有橐駝師子辟邪其文有朱有白有籀有隸悉羅而致之歐陽子稱物常聚於所好不信然歟今之摹印者不明六書之源至以蟲魚科斗之文雜之大小篆由其所見者寡宜爲有識所騰笑也君博通六書各其居曰夢篆嗜乎古不遺乎今並垂焉以爲法式觀是譜者既可識古今升降之故而所擇之精又以信君之善學已

竹垞主人謫官居燕荏苒六年厭灰埃之蓬勃而轅馬之喧闐殘暑退矣秋風泠然思循西山之麓躋乎北山之巔或告之曰西山之西北山之北幽陵之界山鬼所宅子何爲入其域乎其嶺鬱律其谷峪岬寒莫寒兮白瀑峻莫峻兮青華牛鬪于潭虎嗥于坡奇狸野于青鶴紅鴉豪豬之箭寇雉之囚一夫入山能不懾邪主人於是彷徨于自晦及朔馬釋其銜車柅其軸鄰有許子實夫暨胡君翮羽並過主人出韞光樓印譜泥用丹砂石以花乳秦章漢璽靡法不有主人覩之喜而亡愠笑而至矧而曰我思仙公葛洪有訓古之人入山佩黃神越章之印其文一百二十其廣四寸去之百步猛獸莫近吾將以子一卷之書載諸棧車南涉蘆菰北躡軍都臥以爲枕行以爲符又何必三皇之文五岳之圖也哉八月初吉書以爲序乃裹糗糧出郭門去

江村銷夏錄序

昔之善讀書者匪直晰其文義音釋而已其於簡策之尺寸必詳焉
鄭康成曰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
者三分居一又謙焉服虔傳春秋稱古文篆書一簡八字而說書者
謂每行一十三字括蒼鮑氏以之定正武成諸暨胡氏以之定正洪
範予嘗至太學摩抄石鼓文驗其行數据以駁成都楊氏之作偽因
是而思漢儒訂詁之學有未可盡非者爾評書畫者衆矣廣川董氏
病其冗長其餘又嫌太略宣和書畫僅譜其人及所藏之目南渡館
閣之儲於金銅玉石悉識其尺寸而於書畫無之蓋昔人心思或有
未及必俟後賢而始大備也錢唐高詹事退居柘湖撰江村銷夏錄
三卷於古人書畫真蹟爲卷爲軸爲箋爲絹必謹識其尺度廣狹斷
續及印記之多寡跋尾之先後而間以己意折衷甄綜之評書畫者
至此而大備焉今之作偽者未嘗不做尺度爲之然或割裂跋尾印
記移真者附于偽而以偽者雜于真自詹事之書出稍損益之不可

雖有大駟鉅狡伎將安施哉詹事曩在內庭久御府圖書資以鑒賞者歷歷猶能記憶而不著於錄或疑不言溫樹之義然宋之米友仁元之柯敬仲皆嘗奉詔旨題書畫每言之不敢詳此詹事第於退居之暇先以江村所見錄之書成於康熙三十二年六月故以銷夏名編予以是年九月作序印行之頃實藉以爲負暄之助焉

日下舊聞序

今之京師范鎮以爲地博大以爽塏繩直砥平梁襄則謂北倚山險南壓區夏王業根本京都之選首粵自軒轅氏邑於涿鹿之阿周以薊封其後北燕都之慕容燕又都之迨至遼曰南京金曰中都元曰大都明曰北京

皇朝因之以統萬國宮殿井邑之繁麗倉廩府庫之充實詩所云四方之極者也考唐之幽州其址半在新城之西金展其南元拓其東北洎徐武寧定北平毀故都城縮而小之以昊天憫忠延壽竹林仙

露諸寺皆限於城外則其所毀不獨光熙安貞二門而已及嘉靖築
新城之數寺者復圍於郭內而梁園以左南極於魏村東至於神木
之廠則又曩郊外之地也若夫元之宮闕以地度之當在今安定門
北明初卽南城故宮以建燕邸而非因大都之舊蓋宮室城市基凡
數易至琳宮梵舍之建置沿其舊者十一更額者十九故老淪亡遺
書散佚歷年愈久陳跡愈不可得而尋矣彝尊謫居無事撝拾載籍
及金石遺文會粹之分一十二門曰星土曰世紀曰形勝曰宮室曰
城市曰郊垌曰京畿曰僑治曰邊障曰戶版曰風俗曰物產曰雜綴
而以石鼓考終焉合四十有二卷刑部尙書崑山徐公見之謂其可
傳乃捐貲俾鋟木計草創於丙寅之夏錄成於丁卯之秋開雕於冬
迄戊辰九月而竣中間滲漏隨覽隨悔復命兒子昆田以剩義補其
闕遺附於各卷之末所抄羣書凡千四百餘種慮觀者莫究其始必
分注於下非以侈摭采之博也昔衛正叔嘗纂禮記集說矣其言病

世儒勦取前人之說以爲己出而曰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己予此編惟恐不出於人彝尊不敏竊取正叔之義至旁及稗官小說百家二氏之書或有未足盡信者世之君子毋以擇焉不精罪我斯幸矣

曝書亭著錄序

先太傅賜書乙酉兵後罕有存者予年十七從婦翁避地六遷而安度先生九遷乃定居梅會里家具率一艘研北蕭然無書可讀及游嶺表歸閱豫章書肆買得五箱藏之滿一櫝旣而客永嘉時方起明書之獄凡涉明季事者爭相焚棄比還問曩所儲書則并櫝亡之矣其後留江都者一年始稍稍收集遇故人項氏子稱有萬卷樓殘帙畀以二十金購之時曹侍郎潔躬徐尙書原一皆就予傳抄予所好愈篤凡束修之入悉以買書及通籍借抄于史館者有之借抄于宛平孫氏無錫秦氏崑山徐氏晉江黃氏錢唐龔氏者有之主鄉試而南還里門合計先後所得約二萬卷先人之手澤或有存焉者歸田

之後續收四萬餘卷又上海李君贈二千五百卷於是擁書八萬卷
足以豪矣顧其間有借失者有竊去者有殘闕者昔之所有俄而亡
之其存者皆予觀其大略者也予子昆田亦能讀之杼柚之屢空庖
爨之不給而哦誦之聲恆徹于戶外蠹字之魚銜薑之鼠漫畫之鳥
不足喻其癖也蓋將以娛吾老焉嗚呼今吾子天死矣讀吾書者誰
與夫物不能以久聚聚者必散物之理也吾之書終歸不知何人之
手或什襲珍之或土苴視之書之幸不幸則吾不得而前知矣池南
有亭曰曝書既曝而藏諸因著于錄錄凡八卷分八門焉曰經曰藝
曰史曰志曰子曰集曰類曰說康熙三十八年涂月竹垞老人序

永嘉朱氏紀年總辨序

永嘉先生者宋平陽布衣朱黼文昭也陳君舉講學東甌文昭年相
差次首著錄門下又與葉正則定交二公出仕文昭奉母楊躬耕南
雁蕩山君舉謂其屢舉不第而業益修謝客深居而士益附續史家

之緒論撰不休正則美其有賢母教以篇章書成百卷又言其獨鈞孤耘蠶浦蠻村蓋遜世之士也所著紀年備遺百卷正則作序謂其本通鑑稽古錄而以呂雉王莽曹丕武曌朱溫皆削去紀年義理所會無偏駁之說斯長于識者已今之存者特三國六朝五代偏安本末二十八卷目錄四卷開禧丁卯錦溪吳奐然景仲序之非足本也當日文昭母楊年八十有六而終實教之筆削見正則挽詩此彤管所當特書者而府縣志不書于是乎書

熊氏後漢書年表序

范氏後漢書無志梁劉昭序司馬彪續漢書八志注之無表宋熊方補之方之經進表略曰明父象象之原乃可學易識風雅頌之旨始與言詩總之必有宗主之各有體惜東京之再造痛信史之未成范曄之志雖精俄乖素志劉昭之業未廣不及表年懼僞閏之不分嗟正朔之無統譬爲山而或虧一簣效煉石而欲補高天人異志同世

殊事合求義例于班固不減前篇較興廢于西京豈慚後作史冊既
詳綱目漢功益更昭明臣謹集補後漢年表十卷隨表投進十卷者
同姓王侯表二異姓諸侯表六百官表分上下各二列銜稱右迪功
郎前權澧州司戶參軍表外兼有序狀蓋思陵朝所進也予嘗憾南
北國子監本范史于本紀後雜以司馬氏八志觀者不察誤以爲卽
范氏史每著書引證輒指爲後漢志云云是何異以李丙張甲之性
情寄王乙趙丁之軀體乎故嘗持論謂宜雕范史于前而以司馬志
附其後并以熊氏年表附之庶成一代完書世之學者且以吾言爲
迂闊而莫之行也

長安志圖序

宋敏求撰長安志舊有圖勒之碑呂待制大防跋其尾秦人取以附
鏡于志謂之長安故圖其後亡之夫欲周知郡縣廣輪之數晰其離
合莫圖若矣周公宅洛俾來以圖其建官也掌以司險職方氏而大

司徒實總之漢高入關鄼侯先收圖籍東京乃設司空輿地圖二輔
宮觀陵廟明堂辟雍郊時苑囿撰黃圖以著其目晉之洛城隋之諸
州咸有圖經又統撰區宇圖地馬融之言曰東西爲廣南北爲輪王
制東西兩遙一近南北兩近一遙蓋舍圖無以準其數也元至正初
東明李好文官陝西行臺侍御史補繪二十有二分爲三卷於是神
皋京輦城郭市井溝渠屈曲面勢一一可以指識讀敏求之志者必
合是編並觀而古人之迹庶幾得其十九也已好文字惟中官至翰
林學士承旨預修宋遼金史又撰太常集禮端本堂經訓大寶龜鑑
元史有傳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五

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六
 卷之五十七
 卷之五十八
 卷之五十九
 卷之六十
 卷之六十一
 卷之六十二
 卷之六十三
 卷之六十四
 卷之六十五
 卷之六十六
 卷之六十七
 卷之六十八
 卷之六十九
 卷之七十
 卷之七十一
 卷之七十二
 卷之七十三
 卷之七十四
 卷之七十五
 卷之七十六
 卷之七十七
 卷之七十八
 卷之七十九
 卷之八十
 卷之八十一
 卷之八十二
 卷之八十三
 卷之八十四
 卷之八十五
 卷之八十六
 卷之八十七
 卷之八十八
 卷之八十九
 卷之九十
 卷之九十一
 卷之九十二
 卷之九十三
 卷之九十四
 卷之九十五
 卷之九十六
 卷之九十七
 卷之九十八
 卷之九十九
 卷之一百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六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序三

重刊白香山詩集序

詩家好名未有過於唐白傅者既屬其友元微之排纘長慶集矣而又自編後集爲之序復爲之記既以集本付其從子外孫矣而又分貯之東林南禪聖善香山諸寺比於杜元凱峴山碑尤汲汲焉或疑公曠達不應戚戚於年歲之逾邁沾沾於官秩之遷除計祿奉之損益不知公之進退出處係時事之否泰恆恐後人論世者不得其詳故屢見之篇詠斯則公之微意乎公集自宋李伯珍刊之吳郡何友諒刊之忠州二本均有年譜其後坊刻雜出漸失其舊或以譜非其要置而不錄迄于今紕繆轉甚予友汪君西亭氏憂之既定其卷次正其愆譌因仿國史表補撰年譜一卷書成鏤板以行予聞常熟毛

氏藏有陳伯玉氏白文公譜假而觀之則君所編悉與陳氏合而海圖屏風一篇君力辨非討淮蔡時事驗之陳譜亦同于是人皆服君之考證予乃勸君并刊陳譜示諸學者陳氏有言維揚李德劭作爲年譜而不編年疎略牴牾今者李氏譜亡而陳氏譜復出與君所撰一經一緯互相發明不可謂非斯文之厚幸矣

朱文公文鈔序

陳同甫言于孝宗曰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于君父之讎方且低頭拱手高談性命之學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吾嘗誦其書而悲之嗟夫言固可以若是哉及觀新安朱夫子之文其上孝宗封事感奮激烈殆有過于同甫之所云者世之人重夫子以道不以文覽其文者或以質直病之不知夫子之文原本乎道其闢二氏崇經術正人心皆非得已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夫惟不得已而爲文斯天下之至文

矣孔子筮得賁愀然有不平之色而曰賁非君子之所樂也丹漆不
文白玉不雕質有餘者不受飾也其夫子之文之謂與夫子集凡百
卷生徒問荅八十卷別錄十卷大約論學之書爲多而予獨取其有
關時事出處者若干篇蓋非爲學者入德之資俾後之論文者不以
質直病焉而觀其感奮激烈彼同甫之書其不爲夫子言之亦可信
已

梁谿遺藁序

宋南渡後以詩齊名者四家楊廷秀詩所稱尤蕭范陸是已千巖詩
學于曾幾吉甫授之姜夔堯章當時劉潛夫稱爲誠齋敵手而方萬
里謂其詩苦硬頓挫而極其工使不早死雖誠齋猶出其下蓋爲詩
家矜許若是顧其詩曾刊于永州歲久散失而尤公梁谿集五十卷
公之孫藻鋟木新安焚于兵火故范陸詩盛行而尤公之作流傳者
寡蕭特僅見其數首而已後之論者遂易之曰尤楊范陸於是蕭愈

湮晦至有不能舉其姓氏者翰林檢討西堂先生向自梁谿徙吳實
文簡裔孫慮公之詩文罕傳于世乃抄撮其僅存者爲二卷鏤板行
之屬其同年友秀水朱彝尊爲之序予因撫其大略書之簡端蕭西
江人諱德藻字東夫別字千巖詠梅絕句有云湘妃危立凍蛟背海
月冷挂珊瑚枝又云百千年蘚著枯樹一兩點花供老枝造句奇崛
洵足與文簡公梁谿一曲小橋東之作並傳者也

信天巢遺稟序

瀛鄭之間有水禽焉其一漫畫掠魚鰕啄沙草不休其一信天緣凝
立水際魚過則食之無魚亦不易地之二禽者其得飽恆均也宋處
士菊磻高先生嘗以信天巢名其居先生高尚不仕以詩聞于時卒
葬之葛嶺今翰林侍讀學士正公實先生裔孫求遺詩于宗祠所存
無幾繼借得宋本則臨安府陳解元書籍鋪刊行者凡百餘篇合以
他書所采鏤諸棗木當宋嘉定間東南詩人集于臨安茶寮酒市多

所題詠于是書坊取南渡後江湖之士以詩馳譽者刊爲江湖集至寶慶初李知孝爲言官見之彈事于是劉克莊潛夫敖陶孫器之趙師秀紫芝曾極景建周文璞晉仙一時同獲罪而刊詩陳起亦不免焉今宋本先生詩殆卽江湖集中之一而陳解元者起也方諸君子游詠先生虎視其間迨夫獲罪則超然議論之外今其事且五百年諸君子之詩或傳或否求其斷楮零墨不可得惟先生丘墓獨存宗祠不改又有賢子孫顯于朝俾詩篇復著于世然則先生其有隱德而致此者邪誦其詩可以感矣

十家宮詞序

宮詞不著錄于隋唐經籍唐宋藝文志惟陳氏書錄解題有三家宮詞三卷唐陝州司馬王建蜀花蕊夫人宋丞相王珪作也又五家宮詞五卷石晉宰相和凝宋學士宋白中大夫張公庠直祕閣周彥質及王珪之子仲修五人詩各百首馬氏通考取焉上元倪檢討闇公

得十家宮詞于肆中益以宣和御製二卷胡偉絕句一卷蓋猶是宋時雕本予見而亟錄其副會山東布政司參議胡君茨村以轉運至潞河屬其復鋟諸木鋟未竟而闇公沒于官其仲子亦天求宋本不再得藉胡君之力而是書以存誠厚幸也鄱陽洪伋稱宮詞古無有至唐人始爲之不知周南十一篇皆以寫宮壺之情卽謂之宮詞也奚而不可然則雞鳴齊之宮詞也柏舟綠衣燕燕日月終風泉水君子偕老載馳碩人竹竿河廣邶鄘衛之宮詞也下而秦之壽人漢之安世隋之地厚天高皆房中之樂凡此其宮詞所自始乎闇公嘗言之矣花蕊春女之思也可以怨王建而下詞人之賦也可以觀至道君以天子自爲之風人之旨遠矣可謂善言詩者也闇公沒已二年胡君持母喪還京師鏤板歸于予所乃序其本末而印行之

樂府補題序

樂府補題一卷嘗熟吳氏抄白本休寧汪氏購之長興藏書家子愛

而亟錄之攜至京師宜興蔣京少好倚聲爲長短句讀之賞激不已
遂鏤板以傳按集中作者唐玉潛氏以攢宮改殯義聲著聞周公謹
氏寓居西吳自稱弁陽老人而武林遺事題曰泗水潛夫者研北雜
志謂卽公謹仇仁近氏詩載月泉吟社中張叔夏氏詞序謂鄭所南
氏作王聖與氏先叔夏卒叔夏爲題集繹其詞殆嘗仕宋爲翰林其
餘雖無行事可考大率皆宋末隱君子也誦其詞可以觀志意所存
雖有山林友朋之娛而身世之感別有淒然言外者其騷人橘頌之
遺音乎度諸君子在當日唱和之篇必不止此亦必有序以志歲月
惜今皆逸矣幸而是編僅存不爲蟬蝕鼠齧經四百年藉二子之功
復流播於世詞章之傳蓋亦有數焉

白蘭谷天籟集序

明寧獻王權譜元人曲作者凡一百八十有七人白仁甫居第三雖
次東籬小山之下而喻之鵬搏九霄其矜許也至矣予少時避兵練

浦村舍無書覽金元院本心賞仁甫秋夜梧桐兩劇以爲出關鄭之上及纂唐宋元樂章爲詞綜一編憾未得仁甫之作意世無復有儲藏者康熙庚辰八月之望六安楊秀才希洛千里造予袖中出蘭谷天籟集則仁甫之詞也前有王尙書子勉序述仁甫家世本末頗詳始知仁甫名樸又字太素爲樞判寓齋之子後有洪武中助教江陰孫大雅序及安丘教諭松江曹安贊予因考元人諸集則匪獨遺山元氏與樞判衿契若秋澗王氏雪樓程氏皆有與白氏父子往來贈送之詩蓋寓齋子三人仁甫仲氏也其伯叔則誠甫敬甫敬甫官江西理問雪樓送其之官有思君還讀寓齋詩之句此亦敬甫昆友之父執矣白氏于明初由姑孰徙六安希洛得之于其裔孫某將鉞木以行屬予正其誤乃析爲二卷序其端

放膽詩序

言志之謂詩永言之謂歌未有長言不足而能使人詠歎蹈舞之不

倦者此吾友青壇吳御史放膽集所由編也膽也者六腑之精是曰中池萬慮之斷決胥此出焉人有恆言心欲大膽欲小唯詩不然風有七月東山雅有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頌有載芟良耜言之長者籥章掌之以逆寒暑以祈年以樂田畷以息老物漢則古詩爲焦仲卿妻作陌上桑爲秦羅敷作章孟父子諷諫自劾之篇蔡琰悲憤之章其辭不厭其多皆放膽爲之者也六朝代降志微滌盪之音作而發揚蹈厲之志寡矣唐人取士拘以格律至李杜韓三家始極其變由是劉叉李賀盧仝馬異輩從而馳騁極乎天而蟠乎地又之言曰詩膽大如天殆信然邪其不及宋何也則青壇不欲誤天下後世之學詩者也今夫膽勇怯之不齊熱者毛焦虧者爪乾竭者髮枯薄者易驚病者善太息蓋雖欲放而不能善醫者何以治之犀株也火鈴也沃以三斗之酒也俾觀是集焉可矣

感舊集序

見新而遺舊者人之情也然時方日趨于新未必盡愜吾意所存往往不若出于舊者之無敝則新者反陳而舊者祇覺其可慕焉彝尊兒時見先王父母治酒食燕賓客瓷盃盃多宣德成化款識近亦嘉靖年物酒杯則畫芳草鬪雞其上謂之雞缸若萬曆窯所製至或下勞廉從見聞所習無足異也既遭兵火往時之椀椀盡失而景德鎮近日瓷盃頗極精巧或謂可勝曩昔惟有識者輒以爲不然蓋嘗以月之朔望觀于京師慈仁寺比日中天下之貨咸集貴人入市見陳瓷盃爭視之萬曆窯一器索白金數兩而宣德成化款識者倍蓰焉至于雞缸非白金五鎰市之不可有力者購之不少惜既得之惟有咨嗟歎賞而已是可取以喻天下之才焉少日所見先人執友往來譚藝每多博通六經二十一史及年二十餘識海內知名士叩其學年齒均者恆不若父事兄事之人今年且半百歷游燕晉齊魯吳楚閩粵之交覺後生可畏而不足畏轉戀舊游則唱和之篇贈酬之作蓋

已零落無存矣新城王先生阮亭以詩名天下久其交友較予尤廣感時懷舊輯平生故人詩存沒兼錄凡五百餘首而以哲昆考功終焉入是集者山澤憔悴之士居多故皆予舊識其詩或往日所見謂爲無足異茲諷詠之而信其可傳傳之更久後之咨嗟歎賞宜如何矣或曰先生仕爲郎一時巖廊翰苑朝會燕喜應制投贈之作咸樂得先生甄綜之顧寥寥數人外多置而不收何居曰獨不覩夫市盜盜者邪黃者縹者碧者百子圖者龍文五采者皆昔日皇居帝室之所尙也而有識者莫或顧焉然則先生亦取夫芳草鬪雞之酒缸足以傳乎後斯已爾

清風集序

武進毛子霞集海內詞人投贈之作題曰清風集刻之太原其友秀水朱彝尊序之曰自采風廢于太師詩之爲教世儒鄙爲小技輟置不錄故魏晉而降傳者率多學士大夫從游應詔之作至窮閭漏屋

之士蓋千百而存其十一焉其或藉友朋之蒐輯往往得附見于世若今所傳篋中諸集是已五常之目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四者皆命之自天一定而不可強獨朋友之交取之在我逢時利達既可致攬環結綬之好卽不遇于時偃蹇失志而擔簦戴笠賣漿鼓刀擊筑之徒意氣相洽反或過焉蓋自少壯以至頽老自鄰比鄉曲以達天壤山林朝市恣其所求而不爲之限故言天下之至樂莫朋友若也雖然人之聚散無常死生契闊有非吾意之所期者頽弁之詩旣見君子方當悅懌之時乃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而申伯之入謝仲山甫之徂齊則得吉甫之詩以爲榮信夫嘉會之不可數得而同心之言尤古人所重也予寄跡草野高堂違魚菽之歡兄弟有鶴鴒之痛入門則婦子交謫不休舉四者之樂無一得焉惟是奔走道路通都廣邑山砧水涯獲從賢豪長者之後琴歌酒坐記憶平生相知贈酬之作略與子霞相等而比年以來零落過半追思往事恍若夢寐求其

斷楮遺墨或邈不可得然後知子霞是編爲不可廢也子霞長予更一十七年自閩粵江楚以達于晉其舊游之感宜有甚于予者聞予之言得毋有愴然不能自己者乎

明詩綜序

合洪武迄崇禎詩甄綜之上自帝后近而宮壘宗潢遠而蕃服旁及婦寺僧尼道流幽索之鬼神下徵諸謠諺入選者二千四百餘家或因詩而存其人或因人而存其詩間綴以詩話述其本事期不失作者之旨明命旣訖死封疆之臣亡國之大夫黨錮之士暨遺民之在野者概著于錄焉析爲百卷庶幾成一代之書竊取國史之義俾覽者可以明夫得失之故矣

高太常嗇菴遺藁序

建文壬午靖難師入自金川門文學博士方先生孝孺以下死者不可勝記吾鄉之殉國者有若程先生本立姚先生瑄楊先生任而太

常少卿高先生遜志潔身去其官走永嘉山中是秋窮餓以死其門人翰林侍書同里蔣先生兢斂而葬之芙蓉峯北野史所載感庸兵敗自經者誤也予嘗游永嘉登華壇青嶂諸山遙望所謂芙蓉峯者丰容窈窕出沒林表思遂攬龍湫雁宕之勝并求先生之墓拜焉而寒蕪秋兔山蹊盡塞訪之堯夫樵豎而不可得矣嗚呼遜國之際蓋難言之當方先生杖屨經入見文皇謂曰此朕家事其然哉殆于易姓則有間矣人臣之義君存與存君亡與亡當日舊君尙存援兵未解事變猶不可測至姚善王璉之師不克舉天下事始大定矣此先生拊心嘔血不欲久存也若先生者其不失古人臣之義歟先生所著有辛丑集今佚不傳其十世孫佑鈿收輯其詩文爲嗇菴遺藁二卷鏤板傳之屬序于予者以予考先生本末獨詳異夫世之摭摭失真者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自昔帝王廢興之際志節之士與事功之臣所操各殊彼見殺身成仁之難往往高談受命之符借人主刑賞之權以怵天下後世明己之全軀出于不獲已蓋舊史之文多有失其實者當文皇帝靖難師入寧海方公首以纒絰見悲憤激烈寧斷其舌赤其族不肯少屈史氏猶誣其叩頭以乞餘生況其他哉而傳者又載公有十族奈何之言由是文皇并其門人故友戮之死者凡八百餘人自古忠臣被禍之慘未有甚于公者然嘗考公少以文見知于宋文憲公王文忠公及鄭貞孝先生故文憲之子仲珩忠文之子孟縕仲縉貞孝之子叔度皆與公交莫逆而叔度之弟叔美叔端仲縉之子叔豐俱受學于公自公既死朝廷嚴文字之禁而鄭氏所緝凡四五冊餘皆叔豐補完之公之文卒賴以傳然則諸君子或爲公友或在公之門當日咸不及于難吾是以知合門人故友爲十族之說亦傳之者過也宣德以還文字

之禁漸弛公文始顯行于世其閎深博大駸駸乎馳逐昌黎眉山之間至其談理之文淵懿醇正雖淳熙諸儒不是過予嘗以爲文行如公宜從祀孔子之庭而萬曆初詔復建文年號其時在廷之臣無有以是請于上者可歎也嗚呼革除之事傳失其真不可盡信者多矣若刑賞錄所載茅大芳妻死命之飼犬王言若是又豈臣子所當道哉此則孟子之所不取也

王文成公文鈔序

由孔子而前爲之君師者聖人繼起由孔子而後逾千載無有焉豈千載之人無一可入聖人之域者哉則儒者之過也夫伯夷之隘柳下惠之不恭孟氏以爲君子不由至論聖人則以百世之師歸之蓋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其餘爲清爲任爲和道之至者統謂之聖後世儒者之論務求其全世無孔子千載無一聖人焉宜也荀卿揚雄吾無論矣唐之韓愈明聖人之學于舉世不講之時儒者猶訾之

不已以爲守道不篤致有大顛往來之書自昔言虛無清淨者宗老氏言神仙者首葛弘而孔子或問以禮或問以樂彼潮州之書果足爲韓子玷與嗚呼大道之不明釋老之言充塞乎天下幸而有講聖賢之學者其門人弟子同異之辨復紛呶不置舉同室之人日事爭鬪我道無全人無惑乎異學之日盛矣文成王先生揭良知之學投荒裔禦大敵平大難文章卓然成一家之言傳所稱三不朽者蓋兼有之世儒講學率寓之空言先生則見諸行事者也議者或肆詆譏謂近于禪學夫棄去人倫事物之常而謂之學者禪也使禪之學能發于事業又何病乎禪也邪因輯其文之尤者若干篇以示同好

喬御史讀書劄記序

先太傅文恪公充天啓二年會試總裁官是科中式者四百人得人最盛寶應喬公與焉公自中書科舍人擢監察御史兵後築室柘溪之陽田衣山屐不入城府年八十有雙白鶴降于庭東南隱居之彥

咸賦詩記其事叔子中書舍人曰萊字子靜與彝尊定交京師世好
彌篤歲在癸丑中書君以省公歸彝尊送之宣武門右期以南還時
一謁公比子歸再游京師道出寶應則公已逝既而中書君同官江
都汪君季角攜公讀書劄記二卷述中書君之言屬爲序彝尊不敢
辭竊嘗汎觀今昔講學之儒多輕視夫出處之際問之則曰吾將行
吾道也迨既致通顯初未有兼善天下之效卒之或并不能獨善其
身蓋枉己未有直人者必患得患失之心盡去出處進退毅然不苟
然後可以言學也公之學一主乎敬而又審夫進退出處其立論藹
然不事詆訶排擊遇紛綸同異之辨微折其非顯歸于正由其養之
有素而出之有本故能遯世無悶老而益勤惟其獨善斯可兼善天
下後世者與彝尊總角時公奉命巡按浙江既入境屬吏伏謁道左
公首問先太傅第宅所在吏以鍾秀坊對旌蓋闐于藉袞之橋公自
巷左舍車徒行百步入自門升階肅衣冠拜祠下復坦步出巷之右

乃登車鼓吹導以行鄉之父老至今能道之則是公之平生蓋無時不敬非至暮年講學始然也汪君聞之瞿然曰是宜并書之可以愧弟子之不敬其先師者

黃先生遺文序

君子之學一于誠而已以之治心而心正以之決事而事無可疑察乎幾微禍福之萌信諸進退出處死生之際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夫惟誠立乎中斯毅然有不可奪之節蒙難不失其正順道而死蓋雖圭璧析于前而不顧刀鋸鼎鑊懲于後而視之若無物也齊之虞人招以旌不往孔子取之孟氏以爲枉己未有能直人者則聖人之所守可知已接淅而去齊不稅冕而去魯是豈肯應公山不狃佛肸之召者故曰可以止則止可以處而處孔子也顧後世躁進若揚雄之徒每援聖人以自文其過其進也不以禮其祿也非其道幾微禍福之不明進退出處死生之未能信善道之謂何無他誠未立

于中宜所守之易奪矣嘉定黃先生諱淳耀字蘊生別字陶菴平居講聖賢之學躬行而不倦崇禎十六年秋賜進士出身未授官歸越二年殉難以死同里門人陸元輔輯其詩若干卷雕刻行之又搜其遺文僅四十餘首藏之笥元輔請彝尊序受而讀之其言和以舒其析理也審以辨其援据經史博而不誣所謂修辭立其誠者非與于是先生之沒三十年矣誦其文恍若覲其容而聆其警教信夫有道德之言之入人深也嗚呼以先生大節如彼其學業文章又如此宜其于人少可而多怪今觀集中論學書絕去儒者黨同伐異之習是尤恆人之所難能也講學莫盛于宋然汴京臨安之陷道學諸臣以身殉國者不數見至于明死靖難則有若方公孝孺死闖禍則有若高公攀龍而山陰劉公宗周漳浦黃公道周與先生後先自靖咸以道學兼忠節卽宋儒有未逮焉而元輔以兵戈俶擾之餘能集其師之遺文俾無失墜亦可謂篤信之君子已

天愚山人詩集序

詩以言志誦其詩可以知其志矣顧有幽憂隱痛不能自明漫託之風雲月露美人芳草以遣其無聊則既非志之所存而工拙亦在文字之外後之人欲想見其爲人得其么篇短韻相與傳而寶之洵乎誦其詩尤必論其世也定海謝先生以崇禎丙子舉于鄉丁丑成進士出漳浦黃公之門歷南安府推官明運既移伏處海澨寄情詩酒者垂二十年一歌一詠大抵皆排愁遣日之作非如世之詩人句鍛字鍊以求工者也嗚呼先生以有用之材不竟其志遭逢國難君臣師友之痛怒焉自傷不敢以告人于是陶情麴蘖籬畔行吟觀其自序以爲乘物以游心託不得已以應世其亦可悲也已從來易姓之際孤臣節士不見載于朝野史者何可勝數其偶然著述或隱姓名或僅書甲子如今所傳亡宋遺民天地間集月泉吟社谷音之類是已

是皆不必其詞之工以爲重況先生之詩聯篇累卷有不傳于後

乎鄞縣萬先生履安亦丙子榜鄉貢進士甲申後與先生偕隱分授其子經史詩筆之富不減先生聞其孫開雕有日將與先生並傳庶幾比于謝翱吳渭杜本所錄可以觀矣先生諱泰宗字時望自號天愚山人

王築夫白田集序

文章之敝患在亟見其才亟見其才者其學有未充也善文者足以達其辭而已易曰修辭立其誠故惟充實而後光輝乃見義之至則辭無不工彼意在求工而後爲之誠之不立雖屢變其體以眩于人吾見其僞焉耳矣夫太嘗之樂不在悅耳聽之者恐臥然以奏之圜丘方丘則天神土示可得而致若夫跳丸煽索掉險竿誼鼓笛一時視聽鮮不惑焉試之再三則索然意盡無他出之也僞斯其聲燄易滅也長安王築夫學古文四十年立言淳質若惟恐其辭之工者由是與時迕老而益窮其言曰今之爲古文者僞而已予惟去其僞焉

工拙非所計也嗟乎文章之道豈有外于是哉如築夫者可謂有才而不亟于自見也矣吾故序之以見姦聲擾雜之際猶有能道古者

屠東蒙詩集序

子友周箕青士以布衣稱詩樂于取友故老遺民交相酬和下至裙屐子弟沙彌道童皆願從之游每入市語笑詼嘲衣袖牽拂人或訕其道廣然中心好之者祇十數人而屠處士東蒙其一也東蒙少補學官弟子兵後棄去躬耕于郊野自食其力口不言貧漢魏塘之交有寺曰白蓮其東偏曰橘鶴樓暇則鼓柷曳杖以登青士恆與期又方外大燈亦能作韻語二人往來靡間飯冬春烹菽乳大燈年老而聾則相對畫紙詩成撫掌或留連信宿不去既而青士客死淮北東蒙愴怛不自釋未幾以疾卒又數年大燈亦死大燈嗣法天界詩當附語錄中青士詩最繁富身後不盡存有子攸抄撮成集刊之福州東蒙二子悉治農務其甥胡典爲之鏤板行焉而屬其友徐令堅仲

請予作序五返而益勤予雖未交東蒙然聞之青士其于行也不疾時其于亂也必拔俗蓋音合乎天籟而義本乎國風者已曩者會稽楊廉夫錢唐錢思復華亭陸宅之三高士者太守林孟善合葬之于山東麓今三人之葬不同而詩則同傳于世後之論世者覽予之文庶幾有考也夫東蒙諱廷楫大燈字同岑

九歌草堂詩集序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非詩亡也古者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記曰詩言其志也又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王迹熄而列國之風不陳于太師矣詩之所由亡不因民志之日以亂歟騷也者繼詩而言志者也彼其疾世俗則曰寧溘死以流亡哀南夷之莫知下女可詒則曰及少康之未家恐高辛之先我其思也近于淫其怨誹也幾于怒而劉安司馬遷謂其志潔其行廉其稱物芳兼國風小雅之義可以爭光日月是豈僅稱其文字之工哉亦推其志焉爾矣予友屈翁山爲三閩

大夫之裔其所爲詩多愴怛之言矚然自拔于塵壒之表蓋自二十年來煩冤沉菀至逃于佛老之門復自悔而歸于儒辭鄉土踣塞上走馬射生縱博飲酒其儻葛不羈往往爲世俗所嘲笑者予以爲皆合乎三閭之志者也嗟夫三閭悼楚之將亡不欲自同於混濁其歷九州去故都登高望遠游仙思美人之辭僅寄之空言而翁山自荆楚吳越燕齊秦晉之鄉遺墟廢壘靡不擘涕過之其憔悴枯槁宜有甚焉者也然三閭當日方歎恨國人之莫知今海內之士無不知有翁山者則所遇又各有幸不幸焉嗚呼難言矣翁山歸自雁門將築室南海之濱題曰九歌草堂而先以名其詩集予與翁山相遇南海嗣是往來吳越十年之間凡所與詩歌酒讌者今已零落殆盡至竄于國殤山鬼之林散棄原塹翁山弔以幽渺悽戾之音髣髴乎九歌之旨世徒歎其文字之工而不知其志之可憫也予故序之以告後之君子誦翁山之詩者當推其志焉

苻谿詩集序

予年十七避兵夏墓始學爲詩既而徙練浦之南再徙梅會里見當代詩家傳習景陵鍾氏譚氏之學心竊非之以爲直亡國之音爾客或勸讀楊伯謙高廷禮李于鱗選本諷其音若琴瑟之專一未見其全美焉于是苻谿處士授徒里之西與之論詩則上取蕭統徐陵所錄旁及于左克明郭茂倩之書故其長歌短詠音節靡不合古因日相酬和所作漸多東南隱君子翕然稱吾里同調之盛而予舟車南北突不暇黔于游歷之地覽觀風尚往往情爲所移一變而爲騷誦再變而爲關塞之音三變而吳儉相雜四變而爲應制之體五變而成放歌六變而作漁師田父之語訖未成一家言處士亦嘗遠游能不爲風氣所移獨循其舊格以和平之響奏于羣音繁會之日信夫有君子之守也已今之效蘇黃楊陸之體者見苻谿詩且置之不顧然而不可廢也風氣之變易無異四序之迭運五子之推遷宋元

之音消歇勢必復以六代三唐人爲歸則苻谿一編正將來之所取
式者也處士初名永謀字天自更名泳字于野又號潛初居苻谿上
近亦移家梅會里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六

年七月

...

...

...

...

...

...

...

...

...

...

...

...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七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序四

王禮部詩序

彝尊幼而學詩竊願望見作者之林甲申以後屏居田野不求自見于當世顧思得海內善詩之家其辭之工可以出入風雅必傳于後無疑者而與之游庶幾或附之以傳焉蓋自十餘年來南浮滇桂東達汶濟西北極于汾晉雲朔之間其所交類皆幽憂失志之士誦其歌詩往往憤時嫉俗多離騷變雅之體則其辭雖工世莫或傳焉其達而仕者又多困于判牘未暇就必傳之業閒或肆志風雅率求名位相埒者互爲標榜不復商榷于布衣之賤信夫傳者之難其人而欲附之以傳者又難也今年秋遇新城王先生貽上于京師與予論詩人流別其旨悉合示以贈予一章蓋交深于把臂之前而情洽于

布衣之好先生之于詩洵乎其辭之工矣爰出壬寅以後所作雕刻
行之而屬予爲序予惟四始之義言之一國爲風言之天下爲雅方
先生成進士而官揚州也其于秋柳寄情之篇香奩唱和之集與夫
歲暮懷人之作吟詠情性一皆風人之遺今入爲禮部頻年以來行
邁之光華山川之游歷兄弟之急難而不失其愛朋友之宴樂而勞
之以言非所謂出乎風而入乎雅者與然則先生之詩其必傳于後
無疑而予之欲附以傳者不可謂無其人矣伐木之詩曰嚶其鳴矣
求其友聲夫鳴鳥旣遷于喬木而必下呼其友先生之交游滿天下
顧獨有取予之一言是亦小雅之義也

錢舍人詩序

緣情以爲詩詩之所由作其情之不容已者乎夫其感春而思遇秋
而悲蘊于中者深斯出之也善長言之不見其多約言之不見其不
足情之摯者詩未有不工者也後之稱詩者或漫無所感于中取古

人之聲律字句而規仿之必求其合好奇之士則又務離乎古人以自鳴其異均之爲詩未有無情之言可以傳後者也惟本乎自得者其詩乃可傳焉蓋古人多矣吾辭之工者未有不合乎古人非先求合古人而後工也中書舍人華亭錢君芳標字葆馥于學無不博尤工于詩集平居所作鏤板以行而屬予爲序予反覆誦之其辭雅以醇其志廉以潔其言情也綺麗而不佻信夫情之摯而一本乎自得者歟華亭自陳先生子龍倡爲華縟之體海內稱焉二十年來鄉曲效之者往往模其形似而遺其神明善言詩者從而厭薄之以爲不足傳由其言之無情而非自得者也若君者庶其可傳于後矣爲之序豈惟以質之君將俟後之覽君詩者亦或有取于予言云爾

程職方詩集序

詩三百五篇自周召而下作者各氏多不傳見于序者衛之武公召穆公凡伯芮伯蘇公家父寺人孟子率皆憂讒刺時之言而和平之

音恆寡仍叔之于周史克之于魯僅有頌美其君之辭而未言其志
故詩之盛無若尹吉甫彼其人既有文武之才而又樂于取友韓侯
申伯召伯仲山甫張仲咸與同志來歸有飲御之權出祖有贈行之
作人得其言以爲重己亦不讓其美讀崧高烝民之卒章君子未謂
其言之夸也職方郎中南海程君周量好爲歌詩與予定交嶺表中
間聚散一十五年每一相見輒出其新詩累百蓋凡名公卿庶寮下
至布衣紉屨之士留京師者飲食燕游贈送靡不有詩益以懷友感
舊之篇歲既久編爲海日堂集若干卷其音和以舒其志廉以達覽
君詩者咸歎其辭之工而不覺其多殆詩所云其風肆好者已南海
多騷雅之士其尤傑出者處士屈大均翁山陳恭尹元孝其進退出
處不同而君皆與交莫逆三君子者其詩並傳于後無疑吾因是憾
張仲之無文而笑吉甫之寡和也

葉指揮詩序

王制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諸侯之附庸不與然得列于詩者自二南豳及王風外僅十有一國而已夫以邶鄘曹檜之微不遺輶軒之采況疆域之大焉者乎彼其國人豈無感于心而宣于言永歌嗟歎以賦其事然皆置而不陳何也傳曰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殆或所操類鄰國之音所沿者前人體製則言不由中膠固而不知變變而不能成方斯則可以無取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複取三百有五其信矣夫自後變而爲騷爲樂府爲五言爲七言爲六言爲律爲長律爲絕句降而爲詞爲北曲爲南曲作之者恆慮其同則變變而其體已窮則不得不復趨于古譬之冶金者必異其齊改煎而不耗斯其爲器新而無窮敝盡而無惡故正考父奚斯之頌不同乎周景差宋玉之辭不同乎屈平孟郊劉又盧仝李賀詩不必盡學退之張晁秦黃詞不必盡師蘇氏此其人皆以雷同勦說爲恥視其力之所變莫肯附和不知者斤斤操葭黍

圭臬以繩其非是欲其派出于一毋乃謬論歟三十年來海內談詩者每過于規仿古人又或隨聲逐影趨當世之好于是己之性情汨焉不出惟吾里之詩影響雖合取而繹之則人各一家作者不期其同論者不斥其異不爲風會所移附入四方之流派惜夫工之者類多山澤憔悴之士不汲汲于名譽或不能盡傳又或傳之不遠則一人之言無以風天下歲在丙辰遇葉君井叔于京師誦其詩清而婉麗而不靡戍削而無刻劃之迹至于友朋山水之好流連唱歎而已庶幾發乎情止于禮義可以化下而風上者與君前知登封縣事入爲西城兵馬司指揮與尙書郎以下善詩者九人合刻其集以行比而觀之若金錫之各異其齊不同夫琴瑟之專一可謂善變古人者矣君雖家于楚實予里人也乃爲序之以質當世論詩之君子

丁武選詩集序

閩自十才子以詩名而高廷禮集唐人之作別其源流嚴其聲格若

圭景籥黍之無爽當是時吳有北郭十子粵有南園五先生名譽實相頡頏其後吳中之詩屢變而閩粵獨未之改梁公實名列七子詩猶循南園遺調鄭繼之規法李獻吉曹能始與景陵二子游唱和甚密今讀其詩所操蓋依然土風也三十年來海內譚詩者知嫉景陵邪說顧仍取法于廷禮比復厭唐人之規幅爭以宋爲師夫惟博觀漢魏六代之詩然後可以言唐學唐人而具體然後可以言宋彼目不覩全唐人之詩輒隨響附影未知正而先言變高詡宋人詆唐爲不足師必曰離之始工吾未信其持論之平也武選郎中晉江丁君雁水分司通惠之河暇彙其所作爲問山集讀其詩直者不伉綺者不靡約言之而可思長言之而可歌斯善學唐人者矣今夫離支之爲樹相其柯葉無以大異于凡木也當其薰風被朱實垂問其種以百數雖下者亦可敵四方之珍果焉況夫凝冰挂綠種之尤美者乎顧吳越誇以楊梅燕齊誇以蘋婆之果閩粵之知味者將笑而不應

則以中有所得自不遷于所好也君之于詩既自得之假有操宋人之流派欲君盡變其土風吾知君有所不屑已

秋水集序

錫山之泉居水品第二自揚子中泠水莫得其真而衆水皆出是泉之下縣治萬家負郭之廛相比富者飾樓榭亭池以恣游衍士雖貧山茨水檻亦必有竹樹交映清江淡沓演漾門戶之外其人多簡秀自好所爲詩文每以真意取勝無凌厲叫囂之習信夫山水之足以益人情性也處士嚴蓀友生于其鄉以工詩聞書畫兼臻其妙來游京師公卿薦紳爭爲矜譽予特愛其古文辭澹然而平盎然而和雍容紆裕而不迫庶幾可入古人之域視世之鏤琢字句以眩人耳目者遠矣蓀友聞予言歆然不足既而曰子曷爲我序之曰子之以秋水名集也何所取諸取諸有源也與源之見于地也下則湧而爲濫上則懸而爲沃仄者汎旋者過辨順道而行空明而不滯小波淪大

波瀾石激之而鳴風盪之而怒雷霆車馬神物怳忽水豈有意爲奇
變哉決之不得不趨鼓之不得不作亦隨所遇而已文之有源者無
畔于經無窒于理本乎自得抒中心所欲言固不在襲古人以求同
離古人以自異也蓀友其可與言文也矣譬諸水近乎海則鹹近乎
鹵則苦甘者爲醴濁者爲膠火可以然而湯可以浴夫人皆能辨之
至投以茗薜別其上下析及苗髮之微則必山林寂寞之士若陸羽
者而後知之蓀友無取乎公卿薦紳之言獨命予爲序其有意也夫

方編修錦官集序

自一命吏至三九之列之官上計持使節宣 詔命告祠名山大川
置郵乘傳必計道里之數立嚴程限之雖有巖壑文酒之樂不遑燕
嬉少或濡滯則慮風雨水潦冰雪之阻詩所云每懷靡及者也惟三
年一省試主司畢事而返不立程限歸時所經歷巖壑之勝友朋文
酒之會偶一留連勝詠而聞者不以爲非蓋

聖主尙文故遇使者特優然其人或專于文而不好爲詩又其地平衍無可喜愕以形之歌詠則雖有作不能多多亦不能傳之遠獨蜀之爲地當井絡之分由陸而往則歷幽并冀雍梁浮舟以返則又越荆逾揚度徐兗青而北州十有二未歷者營豫爾若四瀆皆經焉其可見之詩者多矣遂安方君渭仁以宰輔之孫早成進士旣而用薦召試入翰林歲在癸亥四川旣定 詔補省試于是君奉

命遄往歸而雕刻其詩爲錦官集二卷凡山川之阨塞風土之同異友朋之離合撫今弔古悉見于詩君之詩旣多信可傳于遠者也曩時濟南王先生貽上主考入蜀哀其詩爲蜀道集屬予序之而予不果也今君之詩蓋將與王先生並傳其或不同者非詩派之流別也一在蜀未亂之先一在亂定之後覽觀土風感慨異焉後之讀詩者兼可以考其時矣

華亭王學士瑁湖主陝西試事榜旣放攬咸陽之勝浴乎溫泉躋太華巔出潼關渡河而北往還賦詩五十首乃甄綜闡墨以行鏤詩板以示同好其言曰文章無盡境譬之登山然其入必有徑雖懸崖絕壁亦必有磴道可尋縵繡可挽苟力不足以相赴非困則躓矣華嶽不知幾千仞游者必極于三峯而後已善夫學士之論文也惟詩亦然學詩者以唐人爲徑此遵道而得周行者也唐之有杜甫其猶九達之達乎外是而高岑王孟若李若韋若元白劉柳則如崇期劇驂可以交復而岐出至若孟郊之硬也李賀之詭也盧仝劉叉馬異之怪也斯縵繡而登險者也正者極于杜奇者極于韓此躋夫三峯者也宋之作者不過學唐人而變之爾非能軼出唐人之上若楊廷秀鄭德源之流鄙俚以爲文談笑嬉褻以爲尙斯爲不善變矣顧今之言詩或效之何與夫登山者亦各有所樂矣援琴而彈坐石而嘯荷篠而行吟其爲音不同皆足以移人之情使雜以屠沽闐闐之聲熏

以糟漿之氣游者將掩耳蒙袂疾走焉舍唐人而稱宋又專取其不善變者效之惡在其善言詩也學士西征之作春容和雅一以唐爲師而無隻字流于鄙俚詼笑嬉褻之習蓋示我以周行而充其力必欲極乎三峯而後已者也

錢學士詩序

華亭之爲縣舊隸秀州其後雖析爲江浙然相去僅百里士大夫仕于朝者每合二姓之好先王母徐安人爲太師文貞公孫先母唐孺人爲禮部尙書文恪公孫故予家內外兄弟甥舅多華亭士族予童時先母歸寧輒隨行者累月比還所操皆其土音恆爲伯叔母姑姊妹所笑迨先王母先母既逝文貞文恪之後遭亂式微予亦貧不自振聞閩絕思爲兒女結婚姻于母氏之黨以仍通往還顧未能果也錢君金甫字越江與予同被薦同官翰林予以入直 內廷獲譴君由編修累遷至侍講學士然做裘羸馬未嘗謁權倖門惟與鄉黨

故人數爲文酒之會詞山曲海魚經蟹志靡所不談坐有語及官資
遷擢者君輒恚後會其人不速至竟引避之獨對予懽洽無間申之
以婚姻余旣罷官將歸君日載酒款曲兼旬然後別蓋君雖貧能急
人之憂君之師有卒于官者君盡以奉錢治喪紀俄而其鄰人失火
延及師舍君率力士負棺出火燎其鬚不顧也又有被遣者三日當
出關君亟稱貸拮据兩晝夜追及其車慟哭而返客或暴卒于都亭
外君犯暑疾馳抵盧溝視其斂或陷于獄當辟君屢率私錢力援之
事得解其篤于師友若是故其爲詩纏綿悱惻不失溫柔敦厚之遺
其爲文條達無規仿凌駕之迹自其少日爲王光承玠右吳騏日千
兩高士所稱道而君之叔父芳標葆紛亦樂與酬和焉予旣旋里是
夏君以疾殞京師冬孤子長涵扶喪歸踰年予始哭君于黃浦之東
高橋里荒溝古水莫有田父可問途者叩其門有雞犬無僮僕見其
孤問其所有僅木棉花地一頃不足輸井稅爲悽然久之尋出君保

素堂集若干卷請予序因述君行概俾後之論世者知君之爲人

叢碧山房詩序

翰林院檢討任丘龐君善古今詩歲在戊午

天子思得文學之士擢辭備顧問俾廷臣各舉所知次年春試詩賦于體仁閣下君用是得受官又六年復試詩賦于保和殿君所作不合意當改調于是君閒居集平生詩爲叢碧山房彙凡若干卷誦其詩雅而醇奇而不肆合乎唐開元天寶之風格北地之言詩者未能或之先也任丘在畿南九十九淀之水匯于縣境陂塘遠近芰荷葭葦蒲柳之利比于吳越舟檣之往來魚鳥之出沒山房領其要焉君歸乎吾將訪君于是漁榔釣車相與賦詩酬和附茲集之末後世或有好之者文章之傳不繫乎名位之通顯也

嚴中允瀛臺侍直詩序

唐學士寓直無定所駕在大內則置院于明福門駕在興慶宮則置

院于金明門，召對浴室，則又移院于金鑾殿。宋起居注侍立，亦無定位。或于御座後，或于御座前，或在殿東南朵殿之上，而朝會或不與焉。迄于元明，或設或廢，僅存虛名而已。今

天子復立起居注，兼充日講官，凡視朝聽政，郊祀燕飲，靡弗趨侍。至瀛臺避暑，則侍立雙金螭畔，去黼座尤近。士之預是選，亦榮矣。昔之居是官者，每侈陳盛事，以垂掌故。又不若形之篇詠，其感于人心者深也。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無錫嚴君藕漁賦瀛臺侍直七言絕句詩二十首，流傳都下，其投假牒歸也。鏤板以示同好，俾彝尊序之。曰：詩不云乎，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又曰：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又曰：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誦。其詩者，千載而下，若或見。召康公之樂易焉，瀛臺猶古之卷阿也。藕漁君子也，絕句言之不多也。其音可遂歌也。人謂藕漁遭逢盛際，爲侍從升儲，端不應遽去。然朝多吉士，媚于天子，有人則藕漁

之去固無不可也詩作于康熙二十一年六月時彝尊忝爲同官越二年被劾序詩之歲月則彝尊謫官之後是年冬十二月也

徐電發南州集序

吳江徐君鈞電發以詩名江表者三十年游屐所至名流必與酬和其菊莊樂府流播朝鮮有題詩于卷後者歲在己未

天子召試文學之士于體仁閣下擢高等五十人同日官翰林纂

修明史于是電發暨予偕入史館又僦舍同居旣而兩人相繼罷官予年衰老頗耽著書廢吟詠而電發方肆力于詩古文辭積若干卷刊成一集美哉篇章之工且富也古稱三不朽者立德尙矣至功與言或不能兼有利達之士不皆開濟之才而一致通顯遇談經術者輒薄之曰書生書生云爾充其意視文章爲無用之物謂富貴足以驕人當其生時獲乎上者不盡信于朋友其沒也已以爲功者人且罪之其所立者安在迨百年之久公論出焉初不以爵祿之崇卑厚

薄定人之賢不肖故夫士之不朽立功者倚乎人立言者在己可以
審所務也已明之初召修元史者先後三十人其仕而達者或不能
舉其鄉里官闕蓋有斷簡零墨無存者而汪克寬趙汸諸儒其詩文
經義流傳至今果其孰失而孰得與電發之所作九州之表四海之
外尙有賞音者況夫百世而下豈無好之者哉序其編他日之論世
者亦必有慨于予矣

禹峯文集序

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雜四時五色之位彰施之一染謂之
線再染謂之纈三染謂之纁五入爲緇七入爲緇而後顏采備具觀
乎人文分陰分陽剛柔迭用其功用固有次序矣以言乎天地大文
則不然雲之起于山川也無定形也秦之行人也周之輪也宋之車
也魯之馬也衛之犬也趙之牛也魏之鼠也韓之布也齊之絳衣也
蜀之倉困也無心而象焉者也水之趨于壑也無定勢也正出而爲

濫縣出而爲沃仄出而爲洄尾出而爲瀟小波淪大波瀾直波涇無
心而異焉者也夫惟無心成文辭必已出革勦說雷同之弊宜以天
地自然之音洵斯文之英絕者矣彭公禹峯先世自臨江徙南陽之
鄧州州人目曰樓子彭家公旣成進士釋褐知陽曲縣事絀于不知
已貽友人書輒引唐之李衛公宋之張益州明之王威寧新建交相
期許卒自副其志持節撫黔陽功高不賞投老東園易登陴擐甲之
身吟風嘯月所撰樂府不盡摸倣前人而自暢其指趣至于五七言
近體合乎興觀羣怨之旨所謂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不必盡無
者也公自序詩文凡三鏤版一失于澤潞九仙臺再失于靖州今年
冬公仲子始搏直上以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修撰視學浙江試
事旣畢取笥中存橐合刻之手澤存焉不因卷帙之繁而所識後學
輕議刪定庶幾哉山則嵩陽王屋水則江漢也夫

宋自汴京南渡學詩者多以黃魯直爲師呂居仁集二十五人之作
目曰江西詩派攷其官閥門世不盡學詩魯直之門亦不盡江西人
也楊廷秀於詩推尤蕭范陸豫章居其一焉繼蕭東夫起者姜堯章
其尤也餘子多見錄于江湖集蓋終宋之世詩集流傳于今惟江西
最盛云竹齋裘先生爲真希元魏華父之友而仕宦不達一官司直
以終其詩不作硬語清疎韶亮異乎魯直流派顧世未見其全裔孫
始鏤板行之予因慨詩派諸人之作當年布諸通邑大都今遺集
存者惟陳无已韓子蒼洪玉父饒德操晁以道謝幼槃及居仁七家
而已身後之名顯者或晦司直藏之名山者晦久而明雖顯晦有時
亦係乎子孫之賢能表其幽光潛德也

曝書亭集卷第二十七

...

...

...

...

...

...

...

...

...

...

...

...

...

...

...

...

...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八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序_五

石園集序

今禮部尚書吉水李公輯其先公兵部左侍郎梅公先生之詩文鏤版行世乃遺書彝尊序之曰周之詩采諸國史獨南風不著于錄毋亦韜軒所未至與迨王迹既熄羣雅不作顧屈宋唐景騷人于焉代興詩雖亡而騷實繼之未見南風之不及于北也江西非楚之分壤乎自晉以降代有作者至宋涪翁黃氏厭格詩近體之平熟務去陳言力盤硬語于是呂居仁輩演爲詩派同調二十五人斯云盛矣元則虞楊范揭率皆豫章之彥及洪武初此邦隱居之士猶撰元音遺響一編于時仕于朝者則有金谿危公素進賢朱公夢炎泰和劉公崧新城黃公肅咸以經國之餘研心風雅以視吳中四傑粵五先生

閩十才子殆方駕而駸駸先路焉隆萬以後楚人倡爲詭異噍殺之音見者多惑其說然西江不盡變也以予所聞梅公先生典銓法久有清通之才明白之鑒旣歷卿寺右有左宜發乎文章雍容典雅斤斤守其矩矱詩則力追正始溫柔敦厚出之不窮且與郡主朱夫人琴瑟靜好門內唱隨所傳石園隨草附著于錄者是已考詩派二十五人如王立之夏均父皆爲宗室女夫然二子仕皆不達兼未聞有閨房酬和之樂則公之所遇爲獨豐有非前賢所敢望者若夫詩文之工且多傳之遠且著則後之君子共見之非末學一言所能贊也先生以天啓壬戌釋褐出先太傅文恪公之門尙書公又彝尊史館前輩通門相洽久而靡間先生集刊成不請之在 廷元老而遠屬序于歸田之野人亦以徵世好之不同流俗也已

尙書魏公刻集序

刑部尙書蔚州魏公之官京師也與予居對門歲在壬戌予自江南

還公衣朝衣過予拜予答拜公乃言曰江南鄉試爲關節賄賂所汨
久矣茲得子澄清之吾非拜子也慶朝使之得人也予聞公言再拜
公答拜今其事十年矣回憶猶如昨日公旣還里其平生奏議詩文
流傳都下者予合抄爲一集感公有知己之言也序之曰古大臣正
色立朝必有嘉謀嘉猷入告于內其暇也來游來歌以矢其音詩三
百篇箴有庭燎規有沔水誨有鶴鳴詩之與奏蓋相表裏有詩以持
其志有奏以敷其言二者不偏廢也公自竹埤梧掖踐柏臺升獨坐
佐考堂掌邦禁巡歷日畿其所陳奏一話一言罔不欲致君子堯舜
而大公無我之心朝野所共見也今觀集中諸疏凡修德典學之序
化民善俗之方繩愆糾繆陳善納誨屏浮侈振綱紀惜名器別忠邪
所以格君心恤民隱切于政者靡不具焉其于詩吟詠情性悉本自
然與世之極貌窮力雕繪字句相去遠矣魏氏世多直臣其尤著者
漢則高平侯相唐則鄭公徵宋則秦公了翁其封事見史傳其諫錄

進經帷其詩文奏議傳誦海內以公方之殆異世而同軌者與子思子不云乎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惟公有焉自公去而士林之毀譽莫有定論矣序公之集庶幾百世之下知予不見棄于君子實有厚幸焉

王先生言遠詩序

彝尊嘗聞古之說詩者矣其言曰詩之也志之所之也言其志謂之詩又曰詩者人心之操也又曰詩持也自持其心也又曰詩性之符也蓋必情動乎中不容已于言而後作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各操持其心性所得而莫或同焉顧正嘉以後言詩者本嚴羽楊士弘高棅之說一主乎唐而又析唐為四以初盛為正始正音目中午晚為接武遺響斤斤權格律聲調之高下使出于一吾言其志將以唐人之志為志吾持其心乃以唐人之心為心其于吾心性何與焉至謂唐以後事不必使唐以後書不必讀則惑人之甚者矣韓退之

有云惟古于辭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夫辭非己出未有不流爲
剽賊者若王先生言遠庶幾辭必己出者與先生世居長水之南梅
會里少與從兄翹介人以詩倡和旣而登劉子壯榜進士出知廣州
府遷廣西左江道按察副使歷川北道布政司參政四川按察司使
江西右布政使持母喪歸服除補山西右布政使凡山川風土廢興
治亂之跡友朋離合之感皆見于詩不傍古人不下古手不爲格律
聲調所縛類發乎心性所得而絕剽賊之患蓋卓然可傳者也先生
沒後季子某合其平生諸集彙刻以傳于是同里朱彝尊爲之序

話山集序

東漢士尙風節尋起黨錮之禍范蔚宗破史例立傳讀史者傷之矣
明自顧端文高忠憲講學東林書院朝士景從魏璫旣敗薦紳相與
激揚而鬻堂才彥倡爲復社應之轉相慕襲阮大鍼居白下南國諸
生顧杲等一百四十人具揭攻之吾鄉之士有八而平湖陸先生話

山名在復社顧不與焉迨甲申六月納巾衫于學使業閉門埽軌矣
久之以歲貢生謁選知汶川縣事非先生意所存也先生沒後叔子
某刊其詩文以傳而屬予作序予思復社諸君子攻大鉞時歲在戊
寅予甫十齡爾聞先君之論謂治小人不宜過激所見與先生略同
不數年而大鉞秉政欲盡殺異己者由是金壇周鏣死于市貴池吳
應箕宣城沈士柱等逮捕下獄幾不免而先生不爲危言覈論免挂
黨議謂明且哲者非與今其事六十年矣此百四十人者或殺身以
成仁或隱居以求志惜無好事者仿蔚宗爲之立傳而先生有子克
揚其親之美予也序先生之集追憶少日事書之庶幾後之君子觀
此可以論世焉

葉李二使君合刻詩序

詩自蘇李以後班傅張蔡曹王陳阮應繆以及潘張左東劉郭顏謝
何范徐庾之倫甄綜者必並舉迨唐以後聯辭比響益難悉數屈平

之言曰兩美其必有合不信然歟上海葉先生蒼巖丹徒李先生梅崖咸以翰苑出爲監司其遇同而所歷之地不同也詩皆源本唐人而各臻其妙詩之工則同而旨格不盡同也兩先生登朝先後其出也會合之時蓋少然有所作雖遠在千里必貽書相質期于毫髮無憾斯已爲時既久乃各出所製合而鏤板行之且屬彝尊序之竊嘗論詩也者發乎聲成文而被之樂者也樂之爲方其歌也必有繼其音也必有比其倡也必有歎其爲用也異文而合愛于其異則墳籟瑟簫一器也有雅頌之別及其合則堂上之樂均于笙堂下之樂依于磬惟不出于專一而後論倫無患焉觀于兩先生之詩不必盡同而其可以善民心感人易俗若八風從律而迭相爲經也今之言詩者每厭棄唐音轉入宋人之流派高者師法蘇黃下乃效及楊廷秀之體叫囂以爲奇俚鄙以爲正譬之于樂其變而不成方者與彝尊之于詩學之四十年自少壯迄今體製數變未臻古人之域誦兩先

生之集庶幾合乎古之作者矣夫樂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高者
硯而下者肆薄者甄而厚者石必去其疵而音聲始可合焉兩先生
之詩固無不工宜其合之而聲律悉均也若其鼓棟擊拊之節屈伸
綴兆之容陰陽數度齊量之辨審音之君子或不如矇瞍之專焉是
則彝尊之序竊比于矇瞍之言樂云爾

高舍人詩序

詩之爲教其義風賦比興雅頌其旨興觀羣怨其辭嘉美規誨戒刺
其事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其效至于動天地感鬼
神惟蘊諸心也正斯百物盪于外而不遷發爲歌詠無趨數敖辟燕
盪之音故誦詩者必先論其人記曰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
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
而謙者宜歌風凡可受詩人之目者類皆溫柔敦厚而不愚者也詩
三千篇孔子存其三百匪僅取其辭之工而已蓋必審論其人故小

雅之材七十四大雅之材三十一自周召而下詩人之見于序者莫非君子疎遠及譚之大夫賤至寺人孟子好惡一出于正其存者若是則所刪者非以其辭之未工去之殆考其人而去其詩者多也迨至陳靈以後是非之不公淆于視聽觀民風者于其所不當陳者陳之防邪之訓無聞誣善之人日衆作爲詩篇豈盡無工于古者特其人有可疵則惟有棄而勿錄焉爾此刪詩作春秋其義歸于一也舍人高君工詩詞未嘗蹈襲古人發諸性情而諧于律呂俾誦之者志意得廣焉合乎記之所云溫柔敦厚而不愚者已

胡參議轉漕雜詩序

自德州浮衛水而北經津門達通潞川原滌紆若往而復陸無林巒亭館之勝渚無菰芡菱藕之植篙工楫師日邪許于左右雖善吟詠者至是無有不廢焉此轉漕者歲至而曩昔之留題傳于今者蓋寡也山東布政司參議山陰胡君以今年春轉運入潞寄示途中雜詩

一卷屬予序焉夫通才實難士大夫敏于事者舉凡刑名判牘無足累其心至于持籌握粟或坐困其神智君能于舟航喧集之會觴詠不輟誦其詩風格流麗洵有人所難幾者昔唐盛時韋堅爲轉運使作歌詞十闋百人鳴鼓吹笛和之衆艘以次集望春樓下蓋悅以使民民忘其勞理固然也君于是役勿亟勿徐轉粟達之

天庾又有餘閒肆友朋文酒之樂匪直其詩可采亦足覘君政事之優已

朱人遠西山詩序

自居庸折而南連峯出沒者百數以其在都城右合名之曰西山游者或徒或騎各隨所適故歷境往往不同能文之士輒爲賦詩記事蓋非以銜其才而山水之勝足以移人情者言之不能已也去年春予與同里李武曾吳江潘次耕上海蔡竹濤游是山樂之留四日得賦詩銘記四十餘首遂題名于壁既而予客揚州武曾入于黔次耕

竹濤相繼游晉未幾竹濤客死交城比再至京師讀王郎中貽上及其兄考功子底西山記游集覩予題壁因賦詩見懷于時貽上使蜀考功去官向之同游死喪睽隔旣不得見卽後子游若兩王君者風流雲散于四方回憶壁間題字日漉沒于沙塵石溜漸不可辨識游人且視爲陳迹予亦不自知衰老之相尋也已海寧朱人遠以歲之八月游西山命予序所作詩其歷境先後不同而詩之工則與向時同游三子無以別也人遠善游嘗自漢江沂荆門入蜀往還數萬里猿猱之所棲蠻獠之宅山川險塞靡不登覽其視茲山無異部婁而長言詠歎之不置豈非山水之情有獨深者歟序其詩告以往事俾思吾鄙會合之難且使兩王君暨潘李聞之知予與人遠暫時相聚之樂也

王鶴尹詩序

古今明才之盛莫過王氏唐重門第而王氏入相者一十三人明重

資格而王氏之中甲科者一千六百四十有六人雖然此世俗之所謂盛未足爲王氏夸也惟其姓名列于作者之林而克媿羣雅若司空昶子渾從子沉渾子濟從孫述述子坦之坦之子愷忱忱孫度又若丞相導子洽從子羲之洽子珣珣子弘曇首珣子謚羲之子徽之獻之肅之弘子錫錫子僧達僧達子融弘弟子微遠遠子僧祐曇首子僧綽僧綽子儉儉子暕族孫筠皆累世有集著錄于國史於戲斯爲盛矣沈約有言開闢以來未有爵位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者其信矣乎太倉王君鶴尹爲文肅公會孫諸昆羣從多以制舉業取科第致位通顯而君獨澹然于榮利好爲山水游詩瓢酒榼肆志娛衍與海內名流繼和閒倚聲度曲識者比之東籬小山無忤也今年春郵所作松巢集屬予序之子受而諷誦愛其境生象外意在言表淵然若五達之井百汲而盈科由其才之多故長言之而不能已也太倉才士之藪曩時王元美兄弟以詩名奔走海內標榜同調有五

子後五子廣五子續五子末五子之目文肅公登第在元美後而元美以兄事之與敬美埒呼爲二友方公在儲端元美寄詩則云委蛇談經術竹素良所欣以祭酒歸則云兩都新賦誰堪續燕飲花下則云文酒竟成吾黨事蓋以著作相期初不以名位爲公重至縵山先生秀才時元美進之四十子之列而曰太原人中龍有子汗必血跡跋藝苑場歛爾電同掣其矜許也至矣百年之久向之先後所謂五子四十子者往往家學凌替獨文肅公後仕者盈 朝多托文墨之職詩篇流播庶幾復覩烏衣雀桁之盛而君以不仕宦好之也篤爲之也專宜其詩之獨多且工矣筠常論家門謂崔氏雕龍不過父子兩三世非有七葉之中人人有集如吾門者考筠所撰文章以一官爲一集然官階之遷擢有數惟山水之歷覽無窮君好游筋力尙強健試取平生所歷各爲一集當有過于筠之所撰者孰謂今人之不及于古也

太守佟公述德詩序

嘉興在吳越號開元府更爲秀州者百餘年宋慶元中卒升爲府以地則海環其東南具區浸其西北受蒼霽諸水分注百川陸有蠶桑麻麥秔稻之利水有菱藕魚蟹之租行者乘船戶外居者織機絞宵中蓋終歲勤動而忘其勞也鄉之大夫士好讀書雖三家之邨必儲經籍恥爲胥吏罕習武事其俗少陰狡訟者始躁而終柔有辜恩而不滋怨毒故易與爲治今也不然游民薄夫農胥吏榮于大夫士武人雜之子衿比丘尼多于蠶織婦僑居者奪土著之利僕訐其主女對其夫婚姻非其耦且也奇贏之利不逮吳閭十之二三而畝稅幾與相埒冠婚喪祭燕享效其靡麗惟恐不及民貧而奢苟非課農桑以足本富崇學校以明禮教將見風俗日敝而莫之救已以言爲治之要不其難哉瀋陽佟公來守斯土化民以誠不亟亟于市德而在宇下者帖然如赤子之依慈父母焉會上丁釋奠于庠公親詣廟下

齋宿五鼓既畢衣朝衣正冠束帶樂備升階執爵奉帛于先師而教授錢唐屠君率弟子駿奔襄事裸酒割牲祇肅肅數十年所未覩也而又進諸生童子試之拔其尤者資以奉錢蠶月舍于郊勸民織農月造于野勸民耕勤者勞以酒脯公之重民事也至矣夫農桑者國之本計本計修而佐以魚鹽窳果則民可使富學校者士習所出士習端而下及百工商賈則俗可使移奢示之以儉儉示之以禮然則公之爲政其知所先務者與於是輿人之頌公者連章累牘屠君會粹其詩成若干卷鏤板傳之請予爲序予聞古之爲治者歷三年而政成惟仲尼有以自信謂期月而可然其用魯魯人驚誦之至云投之無戾若是其不易也公下車甫九月爾而邦人之述德者千舌一口言者心之聲此非可以力致者也詩言之矣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序以爲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也良二千石共治天下者也公其始基之矣由是而政教日明則邦家之光由是而言之不足

長言之則德音不已將太平之基上以贊天子之治自我公始予舊史氏也願操邦國之志特書之

張君詩序

昔之采風者不遺邨鄙曹檜而吳楚大邦不見錄于輶軒之使後百六十年屈宋唐景楚風代興若夫吳以延州來季子之知樂子言子之文學宜其有詩而無詩豈非山川清淑之氣以時而發後先固不可強邪漢之五噫晉之吳聲十曲迨宋而益爲新歌三十六當時至爲之語曰江南音一唱直千金蓋非列國之所能擬矣汴宋南渡蓮社之集江湖之編傳誦于士林其後顧瑛偶桓徐庸所采大半吳人之作至于北郭十友中吳四傑以能詩雄視一世降而徐迪功韻頌于何李四皇甫藉甚七子之前海內之言詩者于吳獨盛焉曩予少壯時獲交聖野葉氏長孺朱氏孝章金氏寧人風氏禎起徐氏鶴客陳氏無殊俞氏茂倫顧氏恆與往還酬和而張君善詩予未及知君

既沒而嗣子某將刻其遺詩屬予作序予誦之終卷溫柔敦厚孝友之風溢于言表觀其唱和知爲無殊茂倫之友宜其詩之風格相似也韓退之有言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則如元賓焉今諸子之作或傳或不傳而君有子克鐫其父遺藁庶幾流播日廣又安知不有顧瑛偶桓徐庸其人合諸君子之作甄綜行之則予之所厚望也已

陳叟詩集序

詩以言志者也中有欲言縱吾意言之連章累牘而不厭其多無可言則經年踰月置勿作焉也可詩二百有五爲嘉爲美爲規爲刺爲誨爲戒皆出乎人心有不容已于言者言之非有強之者而後言也後世君臣燕游輒命賦詩記事于心本無欲言但迫于制詔爲之故其辭多近于強勉若學士大夫用之贈酬餞送則以代儀物而已甚至以之置科目取士限之以韻其所言者初未嘗出乎中心所欲而

又衡得失于中冀逢迎人之所好以是而稱之曰詩未見其可矣故夫作詩者必先纏綿悱惻于中然後寄之吟詠以宣其心志言之工可以示同好垂來世卽有未工亦足爲怡悅性情之助不以人之愛惡而移不因人之驅使而出則學士大夫或不若布衣之自適遊覽之頃縱吾意之所如而言之不倦此詠歌之樂至于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而未已也錢唐陳叟游于燕集舟行所作詩多至百首誦其辭莫不有欣然自得之趣不爲風格所限蓋言發乎中故志之所至詩亦至焉其視世之驅使而出者遠矣予故序之而語以古詩人之旨若此

馮君詩序

吾于詩而無取乎人之言派也呂伯恭曰詩者人之性情而已吾言其性情人乃引以爲流派善詩者不樂居也溫李之作派流爲西崑試取楊劉諸詩誦之未見其畢肖于溫李也黃陳之作派流爲江西

試取三洪二謝二林諸詩誦之未見其悉合于黃陳也譬諸水然河出乎崑崙虛本白也所渠并千七百一川斯黃矣泉源于馬邑本清也流而爲桑乾躍爲盧朐斯濁矣瀑懸乎廬山之北本直也導雙石經三峽迤邐入于宮亭之湖斯曲矣派之不同乎源非可瓜區而芋疇之也桐鄉馮君好爲詩直抒己意見世之言派者輒笑之查田查浦昆弟吾鄉之善詩者也稱君詩不置予因取而誦之問其所學曰吾何學吾特言吾性情焉爾噫君其可與言詩也已桐鄉爲縣雖小其山有爰史其壤有千金之圩清江貝廷臣之所居西溪鮑仲孚會稽楊廉夫之所游衍往往見于題詠二百年來音塵歇矣君起而嗣之不惑于流派之說進而不已必有過于前賢之製述者君縱不言派焉知來者之不以君爲派吾老矣尙思見之

高戶部詩序

詩也者非夫人而能爲之者也或失則愚矣或失則辟矣雖爲之不

工也有溺志者矣有姦聲感人者矣有狄成滌盪之音作者矣雖工不傳也語其難則有終身爲之不合者語其易或偶爲之而輒工焉予年二十始學爲詩起居飲食夢寐惟詩是務六經諸史百氏之說惟詩材是資席研之所施友朋之所講習未嘗須臾去詩也高君子修恆與予酬和君不以詩名心知其工者予焉而已及君成進士出知內鄉縣事遷知安州所宰皆敝劫之地吏牘實煩竊意君無暇爲詩矣迨入官戶部新城王先生阮亭爲侍郎見君所賦詩亟稱之君旣卒于官其子進士君大立檢遺笥得若干首歸里鏤之于板屬予爲序昔建昌包宏父嘗序戴石屏之詩矣其言曰詩主乎理而石屏自理中得詩尙乎志而石屏自志中來詩貴乎真而石屏自真中發若君之詩實兼有其長人或疑君不數作詩怪其驟爲之輒工而不知君之于詩學之也專用力也久宜其爲王先生所稱世固有一二人言之足信于天下後世者賞音不在多也大立將入都攜君刻集

以行試更質之王先生庶幾以予言弗戾于宏父之序石屏矣

沈明府不羈集序

吾言吾志之謂詩言之工足以伸吾志言之不工亦不失吾志之所存乃旁有人焉必欲進之古人之域曰詩有格也有式也于是別世代之升降權聲律之高下分體制之正變範圍之勿使逸出矩矱繩尺之外于古人則合矣是豈吾言志之初心哉且詩亦何常格之有豳之詩不同乎二南鄭衛之詩不同乎唐魏周頌簡而魯頌繁大雅多樂而小雅多怨亦各言其志焉而已唐以賦詩取士作者期見收于有司若射之志于彀故于詩有格有式有例有密旨有祕術有主客之圖無異揣摩擗闔之學今也不然仕乎朝者賡颺感際歸乎田者歌詠太平旣無得失之患存于中而何格式之限此吳江沈明府不羈集之所由作也君壯年舉進士出宰西陲不屑治簿書折腰屈膝于大吏遂引歸所居背郭漁村蟹舍相望予嘗過焉白花紅蓼

水及于讀書之牀而君吟詠不輟久之輯其前後詩藁屬予序而傳之同好君之詩好盤硬語恥蹈摹仿之跡時而縱橫時而淵奧一暢其志之所欲言今海內之士方以南宋楊范陸諸人爲師流入纖縟滑利之習君獨以澀體孤行其間雖衆非之而不顧可謂有志者也

劉德章詩序

宛平劉德章年未三十以廕仕上林苑監丞坐事繫獄既而得免徙家易水之上南浮江沔轉客燕齊閒德章幼能詩然性嗜飲酒結賓客爲之未工也旣以罪廢遂肆力于是好排硬語不爲格律所縛欲成一家之言可謂有志者也以德章之才誰之不如試以事奚而不可乃甫入仕遽顛蹶是有命焉非人之所能爲也且夫懷才而不得畢試見棄于時宜發之于詩其聲麤以厲其辭怨而怒今觀德章所作聲足樂而不流文足論而不息蓋合乎雅頌之旨德章年方剛學日以進必有更適于今者孟郊之詩曰惡詩皆得官好詩空抱山夫

德章既不屑爲惡詩殆無意于得官也已

王考功遺集序

詩自刪後亡其辭六篇惜也南陔白華孝子之詩居其二也既又思之子之獲侍庭闈定省之文晨羞夕膳之節豐嗇雖殊承志則一斯其言爲人之所同二詩雖亡其義可以意得若夫色養有違斯境以人殊由是陟岵則嗟其遠汝墳則迫于近搗羽悲于下四牡諗于上北山思養四月思祭已爲人世可矜之事至于親亡不得見則天下之慘莫甚于是此蓼莪之痛以爲不如死之久也當其已返于家而哀思益甚故曰出則銜恤入則靡至又曰民莫不穀我獨不卒此其時尚貪食息以自全哉乃或泥毀瘠而病君子勿爲之說以繩當世之執親喪者嗟乎使蓼莪之孝子作詩之後而死則孔子必不以滅性非之而仍錄其詩可信也新城王先生子底以吏部考功郎中被謫喜溢顏面將歸養其親而母夫人逝先生擗誦而哭水漿不入口

三日既歸血漬于繆幕之上夜不解經蟣蝨盡生蓋未練而卒于是鄉人私諡之曰節孝先生既沒四年其弟戶部君阮亭輯其所遺詩文編爲若干卷屬彝尊序之先生詩空明超遠初誦之若淺易諷詠數過而旨愈深其文條暢芊蔚羽翼經傳蓋言出乎肺腑而辭無雕繪至告母文三篇哀動頑豔尤卓然可傳無疑也彝尊以貧故游四方先舍人之喪踰月而奔未祥而復出舍聖廬而逆旅繩屨要經僕僕于達道而靡所止息彝尊之不孝是豈足以序先生之文哉惟是行役而喪其親所遭之慘則與先生同之有感蓼莪作詩者之義乃因戶部君所請論次之如此

鍾廣漢遺詩序

秀水朱彝尊序其亡友鍾淵映廣漢之詩曰嗚呼廣漢之亡才者釋所忌不才者去所怨而予心之悲不自知其泫然流涕之無已也廣漢在吾黨年最少所爲詩文橫絕時人其論駁援據古昔雖老儒鉅

公莫能難居恆遇人勝己者執禮法甚恭至不如己者或相對終日不與語以是鄉曲之士嫉之如讎然如予者去廣漢不及遠甚而與之交十年未見其倨祇見其恭也自予歸自永嘉廣漢已病猶力購文史晝夜編纂期予共注五代史記旣而予游大同轉客太原廣漢遺予書數百言謂五代之主其二皆起晉陽最後劉旻三世固守其地思覽其廢墟考其遺跡未幾游京師出居庸之關病復作比予至自京師則廣漢沒已三月其歸喪且旬餘矣廣漢喪旣歸其平生與廣漢無忤者先刻其詩以行予留京師與譚七舍人兄舟石復集其古今詩得二卷較之先刻者去取略異蓋其存者未必皆其稱意之作而是集則卓然可傳雖忌者怨者見之亦從而稱善也嗚呼後有作者取廣漢之詩誦之其和平醇雅可想見其爲人益以信予言之足悲也已